

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八

墓誌

唐縣知縣冶山王君墓志銘

嘉靖戊子吾章鄉試中式者凡七人自開科未嘗有七人者此為獨盛云而七人素有親識升又同時於是朝暮往還酬賀客赴賓筵事無大小必偕雖云異姓至是不殊同氣矣既而連纜北上予與謝少溪中會試武至乙未張龍岡中式三進士履仕途而君與三人攻苦讀書久之

王北軒就學職張栢巖授通府君亦謁選得唐  
縣令夏黷山見任州守而少溪以亞卿龍岡以  
大中丞方赫然通顯予與栢巖罷官北軒亦以  
縣令先後與君不祿恊計之宦者三罷者二而  
死者二嘆日月之不居而升沉存亡之迥異當  
其聚集謹洽豈意其一散不復合并而又升沉  
存亡之迥異也哉君長子基持其岳父貢士張  
公輔所為事狀詣予拜且請曰父葬有期而志  
銘未備敢以累及父為同升而不肖乃門下人

況師長終服而可文是疾而多暇如不嚴拒存  
亡均德也予嘗見世之同年不相得者有一聯  
譏之經年不見同年而此日須知異日心人又  
有恒言一世同年三世親予不敢以薄道是安  
自譏之而躬自蹈之矧更有門牆之情耶乃志  
而銘之勒石納之壙中君名國珍中式填榜主  
考劉平松避而改為國生字之曰禎甫自號曰  
冶山先世素強人因兵火移家於華曾大父名  
華大父勤父永寧俱有隱德顯名識者已逆其



後必有興君生而穎敏不常刻志勤學方弱冠  
而已歸然負物望談經不拘泥章句為文務剝  
落浮華其中式之作文不勝質如其人性雖寬  
緩至義所可為事有不平則毅然當之必底於  
成得其平而後已初七人得雋還家也張文裕  
大叅來顧相約徃拜問及民情君條對甚悉料  
其他日必能敷善政躋高位又文學可立取甲  
第然而久不見售仕止縣令此則出於意料之  
外者其在唐載之德政錄者自可不朽於世據

狀與錄掇其數事餘固不能詳及云火甲為累甚鉅公至縣首罷之云未見有更鋪獲盜者止令民壯巡警犬不羈而民安作謹聲雷動唐乃邊方敝邑民習獷黠前令被告詰而去者數矣君不先虞其奸布令條法使民更端約已惜財與民休息不事敲朴鈎籍而百廢具舉官衙蕭索有寒士之所不堪而君固安之且云廉乃本分不為奇節世有携之以驕下傲上者無乃以從一遂為烈女手叅將盧某怙勢累辱丞尉君

乃申暴其惡使不得逞田賦舊有指揮催督至則百端橫索君即叱而出之曰徵糧令事也捕盜若職也柰何操刀代割而反貪餐鼎足乎臨境完滿二縣因攝篆有德惠遂上陳欲其調繁但調官之例久已不行君既善於職而宜於民又自恃其廉見上官不能伏俯趨走又多觸迂其意遂被指摘左遷唐去京四百里嘗有千人赴訴其冤劾者惶恐懊悔不知其得人心如此世之巡察諸路惟以恭否為良劣者宜知所警

矣有勸其擁且小就部院既聞其賢不久必有  
隆遷君怫然振衣曰志行則行不可則止即日  
輕車就道民皆遮留哭送如赤子失其慈父母  
歸即卜築寒泉之次日課兒孫曹耕稼觴詠惟  
與田父讓畔野老爭席而高車縉佩則踈迹不  
一出見矣七人之未中也新城呂術士揣知其  
數豫言於人萊蕪開魏孫李四生早行遇長白  
山現見七人迤邐於雲霧有無之間長白乃吾  
章東山因割醴泉鄉與鄒平而山亦屬之又范

文正公曾寓醴泉隨母長山而又屬之長山不  
久修縣志將必追還故山自七人後中者少而  
脫者兩三次人多以為奪其旺氣然人才復盛  
不遠而七人復會則不可得矣君之未選也平  
度李兩山以府佐之任會君於予家笑指之曰  
明春有官祿不過二等功名耳君之未卒也僕  
有李東者久病驚語他僕曰急韉鞍馬將隨爺  
遠行已而僕馬俱斃維子不語恠荀子非相然  
事已前定幾亦先露日後遭歷如雲雷龍躍之

有時風雨鷄鳴之不已自是天地間之常事又何怪乎升沉存亡之迥異也邑人多哀而稱許之唐人聞之將必哭而俎豆之矣成化丁未正月十三其生辰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九其卒日也九月二十八其葬期也享年六十有八壽與官鄉人俱以為不足以償其所積配高氏貞淑有賢德長子基庠生次壘次壁次土長女適韓在次適張朝政國學生孫男長錫胤庠生次錫祚次錫類孫女適賈紹先曾孫小重喜銘曰

人有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難以得去後衆心之思有詭行以要一時之名者難以同歿後衆口之辭惟君居鄉有行居官無私宜其稱而思之者久暫如一時不敢自出已見謹據人情而銘之後世欲知其人者尚有考於斯

屯留知縣姜君合塋墓志銘

出章城南門近郭而東突然高三尺者姜君之墓也近墓而西曠然廣三畝者姜君之園也墓地忌近城郭是非故犯之也生而遊於西歿而

塋於東從其所好云耳祖塋纍纍無餘穴奉其  
遺命改遷今地又園乃其始生及半生托處者  
也轉鬻十年官後以俸金更復之所謂歌於斯  
哭於斯者也姜君有志操家雖貧不以累其心  
嘗絕糧有客邀遊村舍將出門其妻謂之曰薄  
遊速歸務營一飯之需至則笑談竟日忘其妻  
臨門囑語也友有廉而知之者餽米數斗其為  
人脫洒濶略如此善字書闔邑宗其體門壁春  
煦太半是其所揮掃兼能詩文求者月無虛日



應之日無暇時性好動好飲交人有情款或者  
病其放識者喜其真為時文平順明暢以拔貢  
中順天鄉試揀選河南鄆城知縣縣本淳良君  
又以其求瘼祛害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見  
臨封有以鞭血為威鈎籍示察者歸即庭諭百  
姓曰吾非不能此實所不忍有梗吾令者終當  
一試之是豈誠然哉假以恐衆欲其不犯法耳  
前後贖罪紙價俱轉發市穀以備賑濟憂旱禱  
祀雨遂如注就東甕而造士開別館以延賓武

備克修人無外患雖處僚以和而長防其墨雖  
待士有禮而不可干以私有上書頌之者其要  
言曰催科不擾雞豚沾撫字之仁安集多方鴻  
鴈無哀鳴之苦和糴以儲倉而備荒之策善奏  
災以蠲租而卹患之恩深聞者不以為貢諛也  
撫按走檄交獎行將飛章交薦乃以才而調知  
也留發程之日遠近扶老携幼遮留哭送歸又  
各哭於其家或有告之者曰君本長者天性慈  
祥屯乃山西邊地有名嚴邑也幸勿以鄆城之

治治之君笑應之曰有異地無異人有異人無異心吾惟執此以往不敢逆料其頑而遽改前治至則首詢利病為之興革稅糧自來有二三年拖欠君即遍召欠戶懼以國法示以屬續上納不取必一時又設法為之變置或為之勸惜舊額既完新收不勞餘力矣憫其罷敝均濫有降無墮門銀不足大衆加添之而已省里甲之浪費卹孤老之無依其於治郾城者較若畫一民之德之上之賢之與在郾城如合符節計日

有承駘之擢邑人將為留犢之舉乃力請致仕  
上司有留之者則曰病體驅策不前士夫有留  
之者則曰歸將讀未讀之書百姓有留之者則  
曰吾亦有田欲耕有子弟欲教之耳即日解印  
綬其哭送於途歸哭於家亦猶之發郕城時也  
之家親友有尤其政成未酬勞擢近不少待者  
君曰將以官為家耶時行時止且居官憂勤孰  
如還家閒適也世有致政者心存後悔面無餘  
光吾視一縣官如棄敝屣耳拜禮親友之後遂

脩治亭臺樹藝花果即所謂墓西園畝者也日  
與相知嘯傲其中卧看書而行携酒詩文字書  
又素日所長有花鳥供吟筆而風月助豪興自  
謂可以消閒日而終天年臍下忽爾隱隱冷痛  
淹漸竟成大疾君與予共八人為詩會每月一  
次君初則行至繼則輿至又繼則不能至矣又  
不數日蓋棺矣時嘉靖三十年二月十八日也  
日將晡予往問之君曰與子乃莫逆之交自幼  
相爾汝者也子閒居吾亦閒居又城第相近郊

國相接徵逐往來正可行樂柰吾福薄命苦何  
予因寬慰之曰君壽年五十又七以正途貢於  
學宮舉於京闈兩縣有聲一子成立回視老於  
儒冠比君年長數歲者奚啻十餘人君微領之  
見其勢急趨出遂成永訣先是邑有詞會予與  
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會亦八人亦亡其三  
前會亡者喬僉事岱謝耆老九容謝知縣九叙  
今會亡者劉知縣墻劉照磨希杜君又繼之然  
此特十年之間耳若更歷十年或數十年之久

不知又將如何此古人所以洒牛山之淚而嘆  
過隙之駒也先是屯久乏科自君重學校講文  
藝定今中者接踵丙午之秋予先得山西鄉試  
錄袖而過君家謂之曰舊治中二人一人發解  
君試舉其可中者以驗知人明未君曰姚唐純  
熟路王道青年有生意發解者其路子乎乃出  
試錄示之相與握手大笑後俱舉進士而姚在  
先云君名大成字子集號松澗先世冀州秦強人  
曾祖名原祖信父旺旺三子君為仲兄蘭庠生

有名與弟大用俱先君卒君生於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五日莖在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娶張氏柔順有婦德雖能佐朝夕之急終不免飢寒之逼不沒鈐妻之行而有斷機坐蕢之風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權厝淺土迨今始合莖云繼娶袁氏持家教子君得無身後之憂君雖先貧後裕妻則一不忘其貧一不矜其裕邑人蓋兩高之子一弘基庠生娶馬氏卒繼娶劉氏即會友培女也女



一適同邑李華弘基以志銘相托因交久知深  
無如予者其父雖無遺言揣知其意在予也遂  
不辭而志之而銘之但學落文荒無以下報知  
已耳銘曰新阡在城之南祖兆在城之西穴窮  
因而改塋非故與祖相離兩地不踰數里魂則  
無不之兮今壙詩酒之客從以糟糠之妻我銘  
雖止數語支派千年不迷

奉議大夫衡府右長史樂盟袁公合塋墓

志銘

樂盤袁公卒之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將塋於存  
日所擇新塋在磴山之南釣臺之北祖塋原在  
郎山之南章城之北穴窮道近因而改遷新塋  
云次子貽穀持庠生弭來夫所述事狀懇余為  
之志銘公乃先大夫同年又忘年與余結社遊  
者十餘年志銘所不敢辭古之為志者人各舉  
所知一二事後則次序成篇余今銘則如常志  
欲敷演事狀數百字歷叙始末而為千百言如  
詩之編年史之年表但恐以蕪辭繁語取笑於

人爾袁生再拜謝曰世稱君善記問過目不忘  
若詳其事又更出一格存歿感幸殊甚按袁氏  
先是冀州人乃袁白燕之後國初徙居於章  
遂為章丘人諱通者以鄉試舉人授太原府學  
教授通生端端生綱以縣學生應貢當廷試  
有忌之者汚所試卷坐不敬黜歸綱生慶是為  
公父母劉氏以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六  
日之夕夢一狼從空墮已而生公母命乳名曰  
應奎父名之曰黜友字之曰無挾自號忘齋後

更號樂盤二歲能言大父貢士卒三歲能步四  
五歲善識字無屬對大為董學長所奇六歲定  
新鵲季女為婚七至十一遍讀四書習經作文  
則十二至十四歲事也是歲辛酉父舉於鄉十  
五勤學如常十六父諉教七村營以公從行十  
七八如常不書十九歲乃正德改元試童子科  
提學陳矩菴愛之收為弟子員送學之日家貧  
禮薄父謂劉司訓曰吾兒具束脩不足為功績  
有餘初亦過其言後果中而為功績免謫遠方

及河泊所旁通子史考優等補廩生加冠以及  
二十又二名赫然出人士前矣庚午後其父三  
科亦舉於鄉年纔二十三耳可謂得雋之蚤者  
明年同父會試不第入監曾大司成石熊峯少  
司成魯蓮峯試而可之踰年撥吏部驗封司歷  
事時正郎聞石塘副郎萬石梁主政牛西唐咸  
喜其勤冢宰則楊邃庵左右少宰則劉復齋蔣  
敬所嘉其上選論判選庵後再起閩中猶記而  
誦之踰年遇減例滿再踰年父選行唐知縣因

送母之唐又踰年歸妹於木雙泉時年二十八  
矣二十九則往求京師辯父冤三十喪父哭盡  
哀塋盡禮迨三十一二以至三十四不以未第  
輟其學不以歲歉惰於農己卯喪母哀塋一如  
喪父壬午嘉靖改元如常亦不書癸未會試復  
不第選授同官知縣四月初四日領檄十六日  
東旋六月二十六日赴任七月二十四日視篆  
十月編審徭役具申縣久疲敝民多逃亡金鎖  
關係三縣交界乞將弓兵六十名均撥三縣編

當後竟如其請十二月即受陳巡撫馬巡按褒  
獎甲申獎者又有巡撫二王郎中一楊一林同  
之差銀倍於隣封正糧外復有站銀乃文方伯  
奏免者因循七八十年猶未開除乃申請上官  
得減銀七百兩糧三千石邑多盜自中牟等處  
來乃令每一人一鎗一刀二人一毡一村之衆  
統於村長一鄉之衆統於鄉長擊鑼聚衆以毡  
蔽矢及面則去毡而鎗刀出自是賊不復入境  
同有兄告弟者弟當死公欲解和兄情不為動

密令讐家往凌之兄自以此素不敢肆者以憚  
吾弟弟死勢孤遂極力攔訴弟出而情好倍常  
公性本喜事獄又能得情因民才事廢政稍嚴  
猛然敲朴鈎撻善人獨免有勸之者曰三尺之  
密孰如一分之寬公曰為政之道興利易而除  
害難法行於嚴否則民玩而刁廢棄之矣故寬  
者長奸之大竇也嚴者懲惡之魁權也農之薊  
蓼恐害嘉禾醫之決癰以除積毒勸者唯唯是  
之公亦漸漸寬之其視文法叢生而胥徒怨睚



者相去遠矣乙酉正月承委查盤錢糧兩路五十餘處無一處不明者二月撫按奏保調繁改知渭南縣縣視同官劇而且衝民隱吏弊不膏過之但不甚疲敝而已公即以其治同官者略為增損而深於律老於事則仍舊貫耳初似不堪久則安之去則思之南瑞泉太守邑人也嘗語余曰過後思君子其渭民及袁明府之謂歟負賦久而成風乃於歲將熟而汰賦或曰明未下公曰只照舊額其移者不過倉口耳選十

里長之有能者領戶由及封帖遍歷村舍有穀  
者封之先計賦數倘自費罪費者索債罪債者  
及開收起留不下十萬七日而完一鞭不施編  
差僚吏里書咸集先自重者始可否與衆商之  
一差定即書之榜一日榜就揭之衢有過客訟  
其主藏所乘驢公曰主無藏理薄治主以不謹  
之罪給之驢價而去左右曰何得官償之公曰  
吾邏者無遺漏不三日驢當送官既而果然清  
軍獎之揔制獎之終不免於游辭告訐送部降

級歸而三閱寒暄逼於親友催促始賡文赴部  
部乃駁迴以為先擬公徒五年後擬二年若以  
前為輕却乃五年若以後為輕却乃降級自相  
牴牾合行原問衙門再具由繳報至己丑竟從  
後擬復申到部注銷訖候至庚寅九月 奏願  
改除藩府以便祭掃劉豹林正為文選雖廉其  
枉然公文已定無如之何矣豹林又憐其才蓋  
西安鄉士夫接遂菴至渭南無不感其館穀者  
而豹林時亦與焉遂改 衡府紀善辛卯二月

抵青州上啓本於十九日履任即蒙 賜軍伴  
及月直米當其兩地作縣年方壯盛賢聲四出  
獎檄交臨以為內可法從部屬外亦不為失府佐  
州守豈意年長四十有四翻為閒散末秩不惟  
公不自平雖與之素有小隙者亦莫不惜之遇  
冊封大典推恩公得 勅封脩職郎府僚自  
來無此余在部特破例題 允者誠難得之遇  
也後又進階准正五品服色已亥陞本府右長  
史自壬辰以至辛丑四十五以至五十四十年

之間 君臣唯諾猷贊襄或進皇係賢錄或

奉 令旨註解女孝經書堂開講寒暑不輟

衡國主有東平河間之賢而公亦有賈傳之華

講讀之暇時或讌樂泛蘭流桂舞雪回風朱門

錦瑟綺席銀箏堂上壺觴而樓前花萼雖梁園

夜宴都臺朝遊不是過也羊酒鵝肉段帛藥

之 賜每日奉 高唐 齊東 新樂三王

亦每有賜中間賀 九廟賀生 皇子進表兩

次上京看塋兆踏庄田亦各兩次無不稱 旨

自邃庵為梁默庵題本府僚許陞他職遇己亥  
年亦隨京官考察陞者不一二人而默者無筭  
其勢降而不可復公惟與封疆官分庭抗禮道  
逢則舉手相揖其與默庵皆負氣有能人也所  
以猶得自立今則畏縮大不可同矣及罷歸  
國主而下嘆惜難已 賜別宴及贐銀段疋書  
畫晁渥歸即出貲葺堂兄宗禹嫂靳氏脩學前  
宅第山右園莊日與相知飲酒賦詩每遇 衡  
府千秋節未嘗不躬往稱賀惟病則遣人賞賚

一如在官時家廟成行祫祭禮宗族咸聚壬寅  
至丙辰致政十五年之間樂事雖多却不免於  
疾病喪亡堂兄宗舜嫡孫物育俱卒在五十五  
季男弘遠卒在五十六繼室周及長子似穀一  
正月一八月相繼而卒又同在五十七五十六  
若於臂瘡五十九危於背瘡絕而復甦余往候  
之托以後事察其貌非死人者觀其詩有石裂  
山摧壯句余慰以無傷也久而果愈六十五得  
癰患及六十九再作偶感無炭吟一詩今為絕

筆云詩之再二日遂不起月則十一日則初一時則未時少兩月不古稀也夫其遨遊庠序往返京畿勤勞縣邑陸沉王門笑傲林泉以至考終正寢此其猶夫人者豐順方面厚背長髯美丰儀善談吐長揖高拱濶步徐行衣帶巾履裁製出自其手務求不同於人雖駭俗目實重鄉評其伏羲輕財虛心受善臨大難如無事處細務能小心性若急而不毒怒雖易而即平百工技藝無一不通此亦猶夫人而人實有不可及



者至於孝友本之天賦幹才得之學力親病若  
與之俱病親亡若與之俱亡鄉舉例有鹿鳴宴  
乃主家收用父以大母之喪不會與扣其價可  
直白金五兩公即出金獻其宴於二親父在行  
唐以蜚語下北鎮撫獄公不避艱險投本上書  
遍訴臺省事得白而誣者竟抵於法其在同官  
也嫁女論財夫家非破產不能得婦有年三四  
十未婚配者公乃嚴其令減其財村城更無長  
女鰥夫後以公務過其境男婦携幼拜迎者遮

邇於途蒙金松制劄委蘭州糴買芻糧四十萬  
以哈密將入為亂客兵四至刻期報完乃晝夜  
兼程而進至則二逃撫二逃按張太監枕捲兵  
兩司而下指揮而上皆在焉郭方伯懼而繼至  
皆以為州俱宗室居民止八百戶富戶不滿  
百金于何買辦公乃下令不論民校有芻糧者  
即報名在官時肅世子權府事微有不平使  
兩承奉問曰國有勅令府尉等不當民差公  
曰此軍情緊急非比尋常民差今賊擁兵城下

指日攻打城破則玉石俱焚請出勅令退之  
世子聞之以為言亦有理且看定價如何公乃  
照時直稱允銀兩又復公平商不苦於包陪農  
不病於估賤不決旬足四十萬之數上下賢之  
遠邇聞之名宦之祀通志所載是其明徵也賊  
平諸老爭功遂棄之不復報捷公亦不得沾  
恩初至渭南縣之訟牒積者二百餘上司前件  
未了者二千餘凡三閱月即能結絕委視城池  
八處驛通三十處往返二十日不徒虛應故事

其敏捷不苟如此渭之過往賓客供給十倍於  
同同惟用粟渭則以里甲應關文批遣以別稽  
置應私禮及白頭報單不能盡粟以六牌分等  
第而已在同因山多令民種果在渭因途平種  
柳足見勤政之一端 詔下如禮開讀讀既吏  
白往惟東之高閣公曰赦固小人之幸然 朝  
廷德意不可孤審倉獄應釋者為之一空較而  
觀之平賦計公聽斷疏淹滯出以簡易表以清  
廉守以恒久又可為牧民者之法程在 衡府

初亦未有知之者因數言折府守定大事由此  
著名其請府第乃人所不能為且不敢為者事  
已垂成祇以奏事人醉而自相鬧嚷被逮累及  
輔導妹丈木雙泉姻親劉北濱前後與公俱不  
由擬請徑出特旨罷官謂非一時氣數耶公  
初娶靳氏有懿德賢名天性溫良克相夫子善  
事翁姑夫素持家縝密事雖小非經閨白不得  
行靳已知婦無專主之禮況事嚴夫終歲不敢  
自舉一事姑識文義能語言獨有以迎其意而

悅其心蓋本敬順無違姑自愛之如其女也繼  
周氏乃邑中大族人皆仰視之者周能不染富  
習德性一如靳氏喂豕養雞調羹煮鵝一切井  
行浣補之事時或勞其體不專儉於人謹門戶  
食親賓使臧獲則其尤長者愛其前子不殊已  
出子以孫世貫之誣羈係在官周已久病思而  
欲見之乃匿其事不以實告委曲稟官時一歸  
省詭云自學舍回即此一節足知其他矣靳卒  
於嘉靖丁亥六月初一日得年三十六周卒於

嘉靖甲辰正月十三日得年四十六公真福人也得二賢助之以終其身所著自皇係賢錄女孝經外更有寤言志述武政服製身紀五經見等書二十冊揜名之曰樂盤心以其為心思之所發也生二子長似穀配高氏次貽穀配劉氏俱生員蘄出孫男二俱貽穀出孫女三一出似穀適謝孔脩 欽賜生員二出貽穀一適謝孔詩一許王氏銘曰俗靡成風聿今為甚安得我公 居官能政雖遭軼軻志不苟同 人之仰

止性急而直才大而雄 棲遲王門退休林下  
得正而終 南山之陽地肥樹茂馬鬣高封  
上有豐碑下有幽室二媛相從 行人遙望隆  
隆隱隱吐氣如虹 谷有時陵桑有時海此不  
可得而窮

誥贈中議大夫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王母劉恭人卒於  
正寢享年八十七其子孫與其子孫婦孫女之  
已未適人者環哭於堂帷內外幾五十人遠近



親識弔者旬餘日絡繹不絕其生前歲時慶賀者計亦若是恭人可謂生榮死哀福壽兼隆矣仲子儀鳳官於遠方得縣檄報訃遵禮見日行止奔喪至家數復環哭如初卒僉謀擇吉將以次年二月初七日殮其父穴合塋於五里墩祖阡仲子摠述其行為一狀扶杖曳衰詣余泣且請曰儀鳳不幸父蚤逝而不得少享其成母雖享而不得親見其逝惟望撰一合塋志銘廢父母藉以不朽而子孫傳於無窮予嘗笑世之為

合墓志銘者稱謂無別古今不分撰者多用姻  
眷生等字李公夢陽荅何公景明書曰題首不  
及妻統於夫也從古皆然人有並稱者不知也  
撰者止稱某官某人更無姻眷等字古官名古  
地名止可作序文用耳勒金石之文一切忌之  
觀之金石例金石錄琬琰集及金薤琳琅可知  
予久存是說因仲子請合墓志銘特以發之此  
雖無益於請文者而於撰文者不無小助云仲  
子余之表兄其父則余之舅氏也甥為舅家撰

文義不可辭而情不能已不用狀而事無不知者况狀又哀婉而詳盡耶遂據而志之曰王氏者原冀州人始徙章城者祖英也前此撰其弟三子志文余嘗及之矣有諱海者舅氏之父也重然諾有信義蓋夙稟自天云氣衝匣劍穎脫囊錐鄉曲有不平事咸就之質是非縣令重之請與蜡賓生子珏字廷重是為舅氏配劉氏乃邑庠生翊之女許聘甫三歲而翊卒父乃戲謂舅氏曰岳丈亡而女孤為汝再擇聘如何舅氏

淚而咽聲曰已通媒而棄之於情理不當父乃  
大奇之曰少小即有知覺存忠厚他日其昌吾  
家乎性行倜儻資材幹濟外若和易而內操剛  
嚴豐頗美髯魁岸獨立待物弘而攻其過處心  
曠而慎於微近之者以為不衣自煖稱之者以  
為不爵而貴治家事井井有條處人事時時無失不  
規小利而財自生用以甘旨其親而衣食其族居嘗誦  
讀史書每與人論事輒証以古人成說而逆料其成敗  
有儒紳所不能及雅好與儒紳交遊儒紳樂其款

洽交口譽之聲跡旁及鄰封教諸子自兒時即不可作兒戲知交友即不可交損友中年亦嘗隨衆為商而不隨衆過刻又不隨衆都僕從蓄聲妓飾冠裳循雅有如儒素紀長江下吳杭至處人爭慕之不屑屑於射贏牟息而贏息不亞他商所入悉付第收掌公用終其身無私橐母病暴卒日夜號泣幾至滅性事趙繼母無異所生次第瑋為庠生冀其遠到為之給筆劄得專其業季弟玠為州吏念其遠涉為之納冠帶以

榮其身妹適黃璋早寡即取其幼子女同居及時擇名家婚嫁之財禮粧奩視已子女不殊舅氏為人整肅恭人佐以和柔兼且靜嘿聰慧事無專成動無違禮儉不苦節惠不妄施玠任大同倉官留二女於家撫養出嫁猶夫小姑之女也後以食指衆多炊爨不便衆議分居舅氏嘆曰古有七世同居者今薄德不逮古人遠矣恭人亦從而嘆曰分居多起於婦人吾無別意後言而必欲分何也宗親屢勸始折而為三以其

善者及瑣細不堪析者悉讓二弟分既相拜泣  
於中庭曰願第富盛吾不逮弟無憂也已而笑  
指之曰吾室無他物止有此四子足矣至正德  
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舅氏卒生於成化五年  
九月十六日在世春秋僅五十又三越二年鳴  
鳳卒遺男呱呱在抱母嘗謂諸子曰汝輩喪父  
不久又喪長兄寡婦孤兒聞其哭聲吾心碎矣  
家又不造為之奈何於是督率家衆時牧孳儉  
炊庖稱賓燕潔廟享井臼晝不歇而刀尺夜有

聲前綴後緝左彌右縫如補敝衣必欲苟完而  
苟美子之為賈者教以勿避蕩為士者教以勿  
懶惰以憂勞成疾百藥不愈及仲子中嘉靖四  
年鄉舉叔季子又能幹蠱疾乃不藥自愈仲子  
授真定府通判恭人懇切以善處同僚善愛百  
姓為鴈歷任三年果僚睦而民安蓋能率其母  
教也考滿父贈承德郎母封安人以年勞陞定  
州知州迎養至州未久以念家送之還仲子在  
州三年政成陞順慶府同知時蜀川用兵西番



不靖欲乞終養恭人曰地方方有事而求解任  
是避難也此正臣子竭力報效之日可戀戀為  
孺子慕乎仲子遂之任以軍功蒙 欽賞陟衣  
一襲花銀二十兩恭人聞之而喜曰 聖恩如  
此何負於臣子而固欲辭官耶尋陞思州府知  
府後朝覲兼考滿政績卓異曾經撫按三薦以  
上者方給 誥命父復由承德郎加贈中議大  
夫母由安人進封恭人事竣過家因母壽羞羞  
決意終養恭人不之可曰汝先世未有顯者汝

辛歷三任官四品而沐封贈恩波可不盡心圖  
報又曰向嘗願汝作好人不願作好官今已得  
好官還要不失為好人好官謂尊貴善地也仲  
子垂涕就道竟成永別統而論之以憂勤惕厲  
之心勤儉真誠之德初則充其宗繼則振其衰  
分而論之篤行敦常謹言正色友于昆季導于  
鄉黨混迹商賈宅心高明而充拓基業置立法  
程王門非中議公莫為之始事嚴姑教幼子調  
停家政斟酌群情使大小各安其分而骨肉不

至參

王商

門非恭人莫知所終譬諸植果者中議

咀其華恭人食其實一本千條後將繁衍成茂  
林矣每歲十月初四日必登堂一壽恭人自此  
文成後無復生慶惟有輓章而已嗟嗟可傷也  
夫子四人長鳴鳳娶劉氏次儀鳳思州府知府  
屢任有聲後將大受娶劉氏繼呂氏兩浙運判  
淮之孫女次雲鳳先卒娶張氏壽官錡之女次  
騰鳳娶張氏省祭官張現女孫男十一人曰樞  
娶張氏鳴鳳出曰朴娶華縣知縣謝九叙女曰

枝生員娶國子生周鶴鳴女繼國子生郭子亨  
女曰梓生員娶房山縣知縣朮潔女曰櫝娶引  
禮舍人張師皋女儀鳳出也曰梗生員娶庠生  
李夏恬女曰杞聘庠生馬暉女雲鳳出也曰祝  
娶張氏曰橋生員娶庠生黃邦佐女曰機娶孫  
氏曰極娶霍氏騰鳳出也孫女六人一適李佑  
一適徐閏一適袁銘一適開封府同知張應吉  
子大則餘俱幼俱許聘名家子曾孫男五人俱  
幼曾孫女八人一適張元亨餘俱在室銘曰倚

歟王公夙尚義也配本名宗德相類也賈且兼  
農家克締也累贈重封因仲嗣也郡守尊崇真  
循吏也 誥勅盤龍 君所賜也享不獨躬貽  
厥世也不偕以終命有異也葬則其同克襄事  
也隱隱隆隆舊美地也嘉木成叢手所植也坎  
而為宮乘生氣也雙玉藏中永無斁也欲考其  
潛德遺風視此銘與志也

端巖王君合葬墓志銘

文事非予所能且不甚好已有集為相知者版

之傳矣繼今欲焚筆破硯作一無言人乃有庠  
生王世賓持予友霍克深所述事狀懇請為其  
父母作合葬志銘既已違予意矣近世稍有科  
名爵位者生前必有一部詩文集布衣度日豐  
足者身後必有一篇墓志文如生而衣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少唐荆川嘗深笑之今犯可笑而  
強意爲之文不惟文不佳亦恐前此有求不遂  
者見憎耳但念其第四子大賓為庠生有名明  
經善文小試屢首諸生而鄉試則終不售嘗欲

文以表之今文其父母而及其子亦足以報相  
知於地下云王君諱言字如絲別號端巖以居  
在女郎山端巖下又端巖者端嚴也協音取義  
肖其為人因以號之上世冀州人勝國時移居  
章丘占籍城北地名迴軍五傳而至君父來母  
劉以成化十一年乙未七月初五日生於祖村  
君幼而暢敏勤勵脩潔溫恭長而襟度豁達  
觀俊偉老而衣冠古雅器宇寬洪至於朴實峭  
直廣濶厚重則天賦之性生有之象耳一八小

學首為塾師所重繼入大學即為教官所稱讀書稍涉大義即止時書古人裕言於壁以自考鏡因二親年邁步履甚艱遂弛儒業嘆曰與其優游黌校以圖進取同縫章之士戰於文藝之場未必能勝勝亦恐親不待不如歸而侍養為得也察寒溫無間朝昏候起居自廢眠食二親嘗相謂曰非此子吾豈能逾數年之命及其終也哀號躃踊無時棺斂襲含如禮三日不食三年鮮入室服闋不忘餘哀市井遊場削跡官府



利弊不談見人之善稱不絕聲見人之惡避不見影縣衙吏胥未識其面公車上客不屈其身親友吉凶大聚會有君方以為重有相爭鬪者得一言剖決即解散不之官鄉人無貲者量與之錢有病者察與之藥有差役不能應婚喪不能舉者貸之糧物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償者則火其券冬月道逢無衣者解衣衣之得衣者追至其家請直且定何時還直君笑曰哀寒解衣聊以廣不忍之心吾豈鬻衣者吾家堂故衣

市耶其人拜謝而去祭先務備時鮮極豐腴自  
奉則甚儉約家人計口分食量體授衣擇子孫  
之可學者延師肄業禮意勤渠或月一至書室  
扣問進止教以言必正色交必正人其他為吏  
為農者又各隨其事而教詔之故其子孫皆才  
有少不類者即嚴懲之無貸曾遇例納別帶為  
義官非其志也每承公委以材略強榦輒能不  
負 章聖之自南而北也君領徒役奉迎於安  
德上下他或以失事得罪君獨為上司所倚重

趙尹脩學以破冒易而稽察難財力詘而工程大也擇君等董役費省功倍廟學煥然一新巡察憲臺數列名於旌善亭介宿鄉飲人皆稱其宜然今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望日忽不豫即命亟造棺槨乃召良工二日而棺成四日而槨成灰布堅實自徃周視之曰吾事畢矣生無敢欺死無敢私鄉人雖難處料無不是之者矣但殯殮宜從儉朴葬送不可作佛事此後更無一言瞪目正視而沒時則五月初五日也在世春秋

八十有四平日無疾不知呻吟砭劑之苦歿非  
大疾不待沉綿枕蓆之久盖有德有壽而以天  
年終者矣予性好遊每過荒村僻落牧地桑丘  
常見老叟揮鋤持鞭提筐負戴行坐殊覺輕健  
一入市朝五六十歲則顰眉皓首頽然翁矣間  
有七八十者體木眼花與世絕不相涉此其地  
使然歟抑人自戕歟君乃半城半郭人也而能  
若此不其尤難得歟然所以濟其美者亦由妻  
董氏諭其意而力佐之耳董乃望族明之女歲

貢縉之妹也外訥內明沉靜寡言笑日常事物  
賓祭酒漿有條有法聞以裏無大小莫不言式  
其度行遵其矩所以有威如嚆嚆之風王君內  
助得其人外遊免其慮豈非古之賢媛者流哉  
歿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生於成化八年壬辰  
年七十二古稀而又過之矣先塋城北山之西  
以今年十月十二日啓其窆合焉邑人塋皆南  
嚮君獨據山勢西嚮蓋不拘於遠衆而得地理  
之要訣云君生五子長正仁聽選官娶遂氏次

正賓德府典膳官娶孟氏繼張氏次世賓娶張氏繼劉氏次大賓娶張氏次應賓慶都縣典史娶張氏孫男十二人從朴娶監生高勲女正仁出從厚庠生娶聽選官趙孟貴女從高聘聽選官郭珩女正賓出從實娶庠生夏杞女從魯娶理問尹文萃女從中聘長史袁勲孫女從道聘庠生劉祚女世賓出從善聘楊氏從可聘監生袁思艾女大賓出九德庠生娶監生高應璋女九疇聘封御史楊盈孫女九牧未聘應賓出女

一人適庠生董欽孫女七一適聽選官寧邦佐  
一適太學生高鳳梧一適庠生賈宙一適張某  
餘俱幼曾孫男二化孚化昭曾孫女二其一許  
劉某一亦幼銘曰予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孝  
弟力田漢詔群舉夫婦相敬如賓梁孟鮮與為  
侶以端巖君觀之其吉人耶漢人耶梁鴻孟光  
歷世而猶存耶康寧富壽子孫如雲天其有意  
獨仁之耶

封太宜人先母墓誌銘

禮士大夫葬不踰三月母亡八年卜嘉靖庚申  
三月四日始克合窆於吾父先大夫之藏大凡  
親喪多子述狀而請名筆為之誌銘不肖恐文  
而失實乃破格自為之覽者幸諒其心而緩其  
罪 國制京官四品者許請 諭祭同官如高  
平郭鑒者已引例得之矣自念居官雖歷數考  
無績可書 隆恩固不敢濫乞而此心不無過  
望但久在林下耻於求人遲延歲久竟爾已之  
誌文不請名筆亦以此事難叙爾先母王氏乃



新街名福厚者之女大族也蚤承姆訓所以幼  
為孝女長為順婦老為慈母云若乃端秀靜顯  
柔嘉貞懋怒不改容笑不見齒原所性而然不  
專訓力外翁嘗奇之以為吾女有福德他日必  
受褒封年十九嫁綠原先大夫時舅姑及伯舅  
姑娣姒同族同居者不但百口咸稱其賢見其  
處事又咸稱其能凡酒漿菹醢薪蒸之事補紉  
澣濯盥漱之細率身先諸婢而常程其勤衣非  
手製不以衣吾祖父食非手調不以羞吾祖母

先大夫為庠生居城市日用仰給於南村時有  
不足處母自湊補之不令先大夫知也夜坐每  
至二三更書聲琅琅機聲軋軋兩相趁逐隣之  
惰夫懶婦因而知警不復日入高卧矣先大夫  
鄉試屢不第母不為苦顏得雋亦不動喜色會  
試回上京聞祖父訃音多方解慰先大夫雖愁  
容可掬得免旅病歸事祖母倍加誠敬每令節  
壽展繁器具羅脆甘率早幼堂前祝拜及祖母  
脾疾不能去水火母必扶抱轉送得無太苦先

大夫梁浦渴茶水藥餌三年伏事如一日諺言  
養病三年無孝子況夫婦之間哉見者皆以為  
難先大夫歿棺歛如禮哭泣無時四隣為之輟  
食來勸家無厚積加之迎醫治喪費用久而且  
多生計日否戚黨請而輕視之不肖年方十九  
一妹及笄二妹俱幼紙筆線絲男女不可一日  
少者無從取辦母平日言不出閫跡不至堂至  
是年且長矣遂親省田桑茹辛歷苦凡百所需  
有時短缺不至不堪歲飢族入逋逃里後獨累

極力支撐不致隨族散而之四方有患則貨簪珥稍裕則又復之屢貨屢復歲以為常不肖或有交遊必詳問其父兄名姓如是名家子則喜否則懇戒絕之及不肖進士旋也母泣語之曰人謂吾家必落由今可不愧爾父之志而免戚黨之誚矣惟清慎以慰親報 君官之崇卑莫論也不肖先任戶部後吏部遇 國恩初封母為太安人後加封太宜人珠冠霞帔錦褶繡帶命服煌煌母謙若不敢當非有太古慶事未嘗服之恐人以為

誇耀里間至他華衣亦不肯著美食亦不肯御  
蓋儉素亦所性而然不肯在官母以三女牽滯  
未遂迎養伸軀產業積聚布穀聊不倚俸資之  
餘及不肖自陳歸養雖十年尚未少盡孝道母  
乃因飲致瀉藥之疾勢轉騰自分不起惟抱其  
幼孫名九十者曰汝父年五十始育爾吾年七  
十又七始見爾吾生有名於王門死有益於李  
氏死不足惜恨未見其長大又問知不肖以上  
樓取藥跌傷唇齒嗟嘆不休迨暝猶微聞嘖嘖

聲母亡後次年吾兒亦夭嗚呼痛哉前此醫友  
張洞相見必首言令堂初以為壽過八旬今脉  
忽微小恐不能矣乍聞之亦尤其言人子無窮  
之心豈意其有徵若此哉母生子女最多子存  
者惟不肖開先叨任太常寺少卿致仕女存者  
長適廬應龍次玉應詔又次袁思艾州吏目母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八日歿嘉靖  
三十一年壬子六月初七日誌終不肖復為之  
辭曰母於吾家有三大事焉始而助其盛繼而

振其衰終而圖其成舉二喪娶二婦嫁三女李氏非母墜性緒不肖非母無今日授衣思織食田思力是後安享富貴可不知所自哉

誥封宜人亡妻張氏墓志銘

宜人張氏妻於余者二十有五年矣嘉靖丁未秋卒至庚申三月初四日塋于綠原村祖塋次塋去村百餘步去城三十餘里北山為主三起三伏而至塋次前有遠山朝拱右繞飛流左臨大壑周回百畝乃宋元以來塋地也正德庚午余生

九歲矣先大夫為之求婚無當者女媒多聲張  
女之美親友則稱其族大而賢遂定婚焉至嘉  
靖二年癸未宜人年十九歸余時先大夫歿終  
禪除生計索莫宜人躬苦茹淡以濟不足余性  
好遊敲棊編曲竟日無休歸則讀書夜分務補  
晝功宜人每戒之曰人言白日沿村毀茶夜晚  
點燈緝麻子之謂夫且人生氣血有限晝夜兼  
勞久之氣血無病矣余感其言從之己丑余第  
進士宜人之京未久因餉邊檣之還辛卯復餉



西夏宜人獨居京邸事竣余抱病東歸宜人聞之亦即奔馳而東余以虛煩不寐宜人覘藥調飲從而少寐者年餘余憐而慰之曰幼年喪伴燈火今又日侍湯藥疾已願期白首不相離既乃主事戶曹同君太倉出使徐州改官吏部無不同者遇皇太子生覃恩封為安人又以冊立大典加封宜人扈蹕南行宜人仍居京邸余素嫉惡太嚴守法不少假借人其為文選也滋甚以是得罪權貴賴公論溫芋少卿宜人得

陪祀 內廷仰瞻盛典况乎兩封制詞極美非  
女婦中之至榮幸者耶居嘗勸余解官以塞忌  
口辛丑 九廟災余乃投劾罷免冝人喜動顏  
色以為風塵宦遊由此可得保全矣至家拜謁  
慈帏遍探女眷飲食慰勞起居歛適既非秀才  
時窘逼又非居官時危疑園圃亭臺可以棲身  
縱目乃以半產致疾四十日不食死死且安舒  
無一言時八月十九日也余乃為文祭之曰家  
垂成而吾內不起嗚咎將誰執雖 諭祭有典

方又以忤時而不敢乞聞者哀而是之嗣後又有四時歌詞蓋與悼亡篇今古同情也宜人與余俱章立人父錡有善行為壽官與鄉飲者九三世母潘氏以弘治乙丑生於學舍東祖居迨歿得年四十有三生二子一女不育余嘗受相術於李州守論人多有奇中每喜宜人有福相豈意其年止於斯而且子女無遺也豈余止長於料人抑亦奪於情愛遂失真耶宜人性格資婉柔言笑遲重事姑孝敬處事從容儉約出於天

性一絲一縷不忍輕棄出其嫁時衣著宛然如  
新至於濟困則不惜費余之治第也財物出其  
日用十金至晚無一錢不明者雖工役雜遝  
人事糾紛余惟對客觴咏有事問及指點數語  
而已今則閒居無事但招飲或有一二不速之  
客必須三起坐而後酒食至也先是居官妻雖  
不與外政時有商議必勸余從寬至於仕路升  
沉人情敦薄與之言及無不知其梗槩晝坐淹  
辰夜談達旦麤識書意大得余心雖謂之一良

友可也良友已矣余惡得而不悲四時歌詞繼  
此更多處群妾不妬人言或有異同死後始信  
其然矣嗚呼宜人貧則助余學仕則助余政致  
政則助余以閒日具盃酌與賓友為樂即余至  
百年乃不能相同以死白首不相離之約今成  
幻夢出門有礙持內無人豪遊浩歌無復舊興  
左瞻右盼祇益新愁中年喪妻謂之不幸若余  
則又不幸之尤者傷心難騰之口也索鏡自照  
面貌大非故吾古云有淚當徹泉有聲當徹天

以之哭吾宜人雖非過禮孰若揮淚為文力疾  
裘事以振吾家以慰吾宜人尤為禮之得者乎  
銘曰白楊蕭蕭兮風聲更哀紅塵滾滾兮不到  
泉臺百歲為期兮方與汝偕月明千里兮化鶴  
歸來

贈孺人李妻應氏墓志銘

向予僑居京師光祿丞縉雲李子琛隣焉見其  
門閤庭肅僮僕循循觴客而出也咸醉飽焉予  
敬焉以為有內助也見其子女成列衣履咸朴

而不華予慕爲何子女獨多也又何其富而不  
侈也及聞其中壺孺人者病予遣人問爲亡也  
予弔爲李子有挽詩也予和爲轉善詩者廣和  
爲李子哭之哀踰年猶不殺也予則爲之解爲  
作雉朝飛以貽之已又效韓文公西方圖歌并  
貽之且從而告之曰死者不生還旅邸過哀無  
亦有損傷哉且制禮者哭有數服有時踰年而  
哀不殺也豈其有見於情而無見於禮耶李子  
復太痛涕泗滂流已而吞聲訴曰人誰不妻也

然未若吾妻亦誰不亡妻也然未若吾妻亡之  
可痛者方其初歸於琛年纔十六耳即敬事吾  
父而恨吾母之不逮也每忌日歲時伏臘如嘗  
親饌其逝焉非其天性至孝而若是哉平居雖  
不踰戶限而親識之貧病者未嘗不知亦未嘗  
不勸予周給之家事無鉅細率斬斬有端緒父姊  
歸寧所携衣裝錫飾盡掠於寇盜妻乃出已有  
以與之恐其惜物而致病也及予有今官蚤出  
暮歸不得理家事而事有端緒猶夫在家日云



予之卒業太學也妻年二十七尚未舉子女也  
每勸予納妻以爲後計予感其誠從之生子女  
各一越十二年妻將四十也乃生一子人以爲  
真不偶云既又生一女遂嬰產病病中每執予  
手泣曰君報政之期逼矣例有封贈母雖弗省  
猶幸乎歸榮吾翁也然吾病勢不能久支料不  
克見矣繼曰君性嚴急兒女輩不敢輕近前我  
死後君必再娶或有間言則情不通而困瘁無  
所控訴往往有後母者有後父其體此意勿忘

諸又以手撫諸子曰我今不復汝顧汝其勉於  
作人及勤勵學業已又呼侍婢令其善事我勿  
搬關是非自取罪責言未畢而瞑口刺刺尚有  
所囁然已不可辨識矣時嘉靖十五年六月念  
又九日也嗚呼可傷也已越四月琛一考猶未  
滿遇皇太子生推恩贈妻為孺人豈惟母  
不之省妻亦不之省矣并致病遺女亦不復存  
矣天乎天乎琛何罹此獨苦也予聞之乃大駭而  
嘆息曰見其門庭僮僕以為得內助矣而不知

其懿行之多也見其子女慕其多而齊一約儉也  
不知其太平庶出也婦以不妬為德勸夫納妾撫  
其子女無異已出雖隣人亦不知為非事之難  
而且鮮者乎嘯曰察事莫如隣而豈盡然哉而  
豈盡然哉常見世之老而不子者親戚友朋勸  
其納妾其妻未有不怒罵者納而未有不因而  
反目者或置頓僻處不令與夫交半面接一談  
為甚而致之死地聞孺人之風可以愧死矣  
人號靜簾同邑義官應高女也母田氏早孀愛

之如男不輕許人見李子敏而良可終身託也  
送歸事焉孺人生弘治三年死之日得年四十  
有五子一名應祥時方八歲云李子以次年返  
其柩暫厝縣南飛鳳山下今將改葬仍是山也  
以予舊隣嘗憫其情而知其事不遠數千里馳  
書索文於中麓山中予出京師將二十年矣別  
李子年亦若是矣嘆日月之如奔流而人生之  
類轉蓬也凄然對來使為之志文以授之而復  
銘以終之曰爾家昌爾賢彰矣爾不壽爾有後

矣嗟嗟爾勿憾其遲於葬而遽於死矣

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綠原  
顯考墓志銘原託蒲汀李尚書為文屢索  
未獲蒲汀故後得其遺稿尚無倫次不肖  
遂以已意參錯成之 陽信劉世偉填諱

正德中濮有田進士美嘗稱其鄉同年李公之  
賢至嘉靖己丑識其子開先而田言為益信間  
嘗以墓志文相託欲以不文致辭而有不可者  
三同鄉相知事多可述者文曰李公諱淳字景

清世章立人居綠原村因號綠原父聰母高氏  
得公晚每會親友三兄子孫羅列於前父嘗嘆  
其子一而幼也座有識者笑指之曰一不為少  
允李宗者其幼子耶年十五遊縣學時歸省於鄉  
戀戀不忍離將如城父母目送之數里外見青  
衣出樹杪問之路人知其登高廻望也道遇遺  
金指示同行者取之不為無勞之獲劉分教嗣  
榮陞遷王府冷官正當壽日行且有贐三事一  
時無禮問之者念秀才中惟公誠篤不隨時眼

受變已而果來三有禮焉乃逆之大笑曰非子則人心真死矣贈之詩有此際見肺腸之句歲試輒前諸生江教諭萬實尤愛其文謂可與之同醉曲江顧為廩生最久年四十始舉於鄉辛未會試費尚書題奏中乙榜者俱令就教不許告免公於三場將出自計方纔脫跡學宮乃更墮入之耶遂塗抹第五策半篇掌卷者批以有故免謄而前二場已在取列經房長嘆而置之甲戌落第歸家讀書更勤苦丁丑正榜比之前

科減五十名公乃中乙榜第三歸而勤苦如舊  
時江教諭已進士而御史矣每對親知談及以  
為一科已淹矣何其久而不第耶已卯病渴至  
庚辰九月不起矣公善解說書意點竄時文從  
之遊者常數十人以趙提學敦請移教鄒平從  
而中舉者有呂賈二生東俗遇重陽必禮拜師  
長公適以是日卒以慶入者以弔出哭聲震徹  
街坊卒之夜囑其子曰吾家世富國初嘗以  
富戶填實京師近以差繁賦重族日就貧吾非



讀書門戶幾不能支今疾勢愈急殆不久人世  
雖教汝學業將成切勿自足棄却前功尔祖母  
年高生養死葬其代吾其代吾欲哭無淚且不  
成聲享年五十古人不稱夭者也公事父母得  
歡心處弟于于有深情盖天性孝友豈獨學力  
鄉舉例有坊銀花幣盡獻之二親分給弟族妻  
子在城不持一錢歸所領路費又散之母妻族  
黨在監日與賀武皇萬壽節夜半趨朝祇  
候遇高麗使臣扣門書史疑事諸監生成走避

公當前應酬如響使乃曲躬作禮云舉行有此  
進士途可知不知在進士亦鮮有此者魁軀偉  
貌闊面長髯行猶負重屹立如山言不妄發交  
無苟合有警敏之智幹濟之才當時若不塗卷  
或次科不減名得由進士發身內則表儀朝著  
外則福澤生民可述事奚止於此竟爾齎志長  
畢可惜也今之送葬者甫及襚喪家即遙拜送  
者倉黃荅禮起而四走公之葬也掩土後親友  
環拜痛哭移時始散去即此可知其素矣脫予

非同鄉或不交其子其行實亦無由與聞此志之所以在李不可無而予有三不可辭也公以子貴初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 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以其卒之次七日葬於祖兆娶王氏繼娶亦王氏累 贈太宜人子一女三後王出也子由進士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陞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女長適廬應龍次王應詔次袁思艾監生錦曰天道果有知耶學行如公迺不得列於 朝紳果無知耶華階

疊贈大有慰乎英魂古有之曰有明德者若不  
當時其後必有達人斯則天道之至微而神者  
乎

袁母白孺人墓志銘

孺人乃袁生舜問之母大司馬白恭敏公之曾  
孫女大宗伯怡靖公之孫女而吳江知縣昇之  
女也家世直隸南宮縣人與山東武城縣接壤  
而袁氏百尺村則尤近熟知袁為大族而袁浩  
則又袁族之出類者擇可而女於袁時方十八

歲廟見後恨不及事其舅并其所以孝舅者而  
捨之於姑備極誠敬不但服食能致其潔而已  
妯娒以異姓同居易起猜嫌孺人之處齊屈二  
氏也情猶姊妹然奴婢之勤者愛之情者教之  
終不忍以鞭朴加之出入嚴自障蔽雖五尺童  
子罕見其面歸寧一拜之外雖父見亦罕矣性  
惡華侈文繡不輕施於身寶玉不輕加諸首見  
者只擬寒素婦更不知原世宦女也乃若相夫  
子以力學教子孫以為善二事尤偉昭然在人

耳目外子二長舜問邑庠生娶堰城尉戰寧  
孫女歲貢生應吉女也次舜揚邑庠生娶少宗  
伯王士嘉孫女溫台大使希端女也女三長適  
茂才李絕子沾恩次適宿儒趙文遠子峻德又  
次適叅議梁謹孫性子濂孫五自舜問出者三  
英選初婚貢士陳上策女娶戶部主事劉希稷  
孫女野女也英才娶舉人吳守素孫女庠生應  
選女也英俊娶房選女自舜揚出者二居正聘  
叅政王問孫女庠生曉女也居直尚未聘内外

孫暨曾孫十餘人孺人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醫人調治醫言脾之病脉緩胃之脉病遲待診後藥之必收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據病勢度吾命數已盡醫藥安所施其功且一索氏老寡婦也何得久戀人世已而顧謂諸子孫曰治書者其勤於讀治田者其勤於耕更各勉於為善不負存日之教可以見舅姑於九泉而同夫子於一穴吾志願畢矣已又獨謂婢問曰汝近出張教

諭門下遠在李太常講下吾身後必以張作行  
狀而求李作墓志銘女婦非如男子有事可稱  
說慎勿以無美而蒙過譽有累文筆遺笑鄉人  
淹漸至二十六日果不起生於成化甲辰七月  
十日葬於卒之次年十一月某日先期舜問果  
持張狀東來徵志銘如孺人所逆料予乃體孺  
人之意詳其貫籍及生死埋葬日子子孫男女  
姓名而行事則具節略為一無文志銘付之舜  
問歸而勒諸他山之石銘曰懿行潛而光壽年



高而康子孫多而良宜其取法乎一鄉而有聞於四方

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愚谷李公彛墓志銘  
李氏出自嬴姓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裔孫徵以直道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徙於章丘綠原村

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鵲村余為先  
世文未及此因志愚谷發之余為文竊願效唐  
荆川明暢熊南沙談博王遵巖委曲而簡古則  
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至半篇亦求  
急不待脫稿生前既以文交身後宜以文託也  
欲步其簡古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況可兼唐  
熊王衆體哉子才如父遺言齋青州少玄石諫  
議兩述事狀數次西來拜懇志且銘其牲石愚  
谷履仕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

同年無如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  
月不之書余先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  
天將曙始散去以母病不能為數日之留約在  
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  
谷曾不踰月即聞致仕邸報出於權貴所排擠  
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曉然肆辯猶幸得與  
愚谷同致仕鄒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閒往矣  
家事絆不果會張姓人物故而愚谷於嘉靖己  
未正月八日長逝攝狀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十

七日甲子統一周耳文才未大試壽筭不為高  
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  
仁美配范氏曾祖諱瑾配劉氏劉為鵲村人瑾  
因內贅遂家於鵲祖超配亦劉父鉞字大器脫  
跡刀筆仕為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寒暑囚無  
瘦死者事具馬谿田崔後渠志表申司獄配曹  
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  
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  
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

諸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  
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  
邑西存有兒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  
復以授子孫世時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者  
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億為三帖入  
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  
從之仰探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  
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  
之曰是不已前科名可掇也癸酉妣蔡卒過哀

而不過禮吊者不敢以少年目之甲戌隨父居  
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  
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進增廣  
及廩生一在丙子一在戊寅而督學則江都趙  
公貴謨江公也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  
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  
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赴遲止作二篇雄奇無  
與比者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  
石熊峯為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

鷗嘆以為詞雄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鏑超出  
筆墨畦徑之外若不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  
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高陵呂涇野泰  
和主政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為是令中書聲  
音洪亮者誦二卷其一乃姚明山衆遂定愚谷  
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竄易一字是榜號稱得  
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踞  
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  
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  
廷試

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落字添補失格移  
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燕  
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謂  
之本科安陸九峯孫公時為大司徒令莆田林  
汝環出此役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在也每  
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  
更之冬調吏部稽勲司主事大家宰則樂平白  
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人士如不及其調  
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則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



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  
各為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棄官就封  
承德郎吏部稽勲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  
乙酉迎父養於京師父自饒奔喪舟從彭蠡浮  
江而下犯洪濤染暑濕歸而攀號食飲希入口  
遂成伏梁積發輒痛不可忍自跣浮起上於腰  
腎至丙戌正月客死愚谷扶輦歸葬未村文名  
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吊者賻且送者人事  
極盛見者不歆其盛惟以其中節為難也戊子秋

起復補稽勲司已而陞驗封署員外郎已丑秋  
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避擁貴相忌托病  
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  
浙江司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  
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擁貴也何擁貴之不能  
容人者多耶取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  
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粧粉骷髏官態  
如棒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知也已  
當事者承望擁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

在文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也愚忝以學職乃入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考閱無時振作不倦去留精審條教詳明士風丕變而人才輩出往惟留心應出好題無忌諱者詩廢風雅之變易廢凶咎之交書廢金縢顧命之策禮廢雜記喪服喪大記三年問等篇春秋廢兩電日食地震山陲之災弑殺崩薨卒葬之書愚忝一切命題諸生始觀全經矣遠年如邵文莊蔡虛齋李崆峒近如汪青湖蘇舜澤蔡

可泉與愚谷是皆提學江西之出色者也尋轉  
南京國子監司業與倫白山鄒東郭二祭酒同  
心一德迪教育才監丞有繩愆冊博士有登善  
簿助教學正學錄授書有時典簿掌饌錢穀有  
考堂及長必推擇有行撥例以公舉事以實監  
規嚴而可稱賢士之関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  
尚寶在南京為散秩 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  
銅符領把總以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特  
令牌入五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

但視其交承符牌無關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  
事餘日得閑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  
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  
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  
味使相為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  
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  
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舛則質以篆隸與增  
廣韻旁及唐陸德明音義工未半而陞應天府  
丞戴龍山為僚長以留都乃根本重地士夫淵

數財賦所出政治所難久不急事務無名徵費  
一切停罷又均賦愛民平物砥價彼都人士無  
弗稱善者自甲午為提學至此在外在南凡八  
年始召還為北太僕卿識與不識咸稱慶以為  
由此可大行其志矣因廟災自陳未履任而  
解職閒居幾二十年撫按累薦未起尚有待也  
豈意其一疾竟不起哉鄉居則在未村城居則  
在惜菴及息廬所著有戶部集符臺集夢虞詩  
集而五經字義則成於閒居日詩似枯削而有

古意文極精細而得古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  
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  
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  
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值文客在座讀  
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不惟多見而知之亦  
且相投而愛之耳愚谷蒞官行法居鄉處人言  
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聞有司貪殘大臣進  
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出而事業  
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五祠恤貧敦族

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奇節配張氏同邑處士擎女年十九于歸有賢德懿行宜其家人聞於閭外愚谷得其助為多生於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申八月二十四日葬在次年四月十日生封宜人沒祔家廟年雖不永亦女行中之出類者矣繼配封宜人朱氏益都封君斐之女于歸日比張少兩歲生於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庚



子九月十一日葬在次年七月初二日其賢行  
有愚谷自撰志銘此不必贅述熊南沙嘗云朱  
志出自崆峒左夫人然可謂青於藍矣又繼配  
傅氏亦封宜人博興衛經歷應祥女善持內政以待  
幼子之壯愚谷可無身後憂子三長才太學生  
聘同邑司訓許君紹女次聿聘益都舉人宋君  
延年女俱副室周出次枝聘同邑引禮蔣君時文  
傳出女五長道同邑夷目宋君尚賢男太學生  
元暉次壽光太學生劉君士雲男庠生三德次

憲副程君紳男進士鳴伊次鄒平州守孫君文  
瀛男太學生養初傷張出又次蘇都太師馬陳  
君經男夢璜愚谷初癯長而體厚且豐面白而  
潤善飲酒得痰疾口澁於言足艱於步然飲且  
不輟以至大故葬在邑南祖塋密去城七里許  
實嘉靖庚申三月初四與余家葬事同日不得  
往任執紼之役何敢坐惜執筆之勞但不能仿  
彿其文之一二豈足以報相知於萬一哉銘曰  
潛心六經之府不徒為一代之文人致身三品

之貴亦可為兩京之大臣埋骨七里之墟孰不知為三齊李愚谷之古墳

累封恭人邢妻孫氏墓志銘

辛酉夏中麓子將出城為避暑之遊偶遇累累扶靈輦者後又一輦繼之問之行路人知為都察院僉都御史西原邢公尚簡之母與其妻也邢以廉德兼才著名久矣天乃奪其慈訓并及其良助哉杪秋中麓子將出城為采菊之遊因過龍岡張亞卿寓所候其病目何似龍岡曰辛

而已愈然須靜養有邢恭人志文繫心尚未及  
屬草也方欲往造請代今乃不期而會豈非事  
合湊成哉中麓子不敢固却亦不敢直任第告  
之曰公以文筆聞於時邢有專托其太恭人志  
許亦名筆也兩文相埒相知中固當代其勞奈  
轉托非其人何既而龍岡過中麓子書院申懇  
西原適亦遣使告期且速文勒石蓋龍岡以鄙  
人意在允否間寄聲西原令其書來併懇中麓  
子不得已唯而問之曰濰邑王柱史事狀雖可

據公先已應謚志之矣幸指授大旨庶不失教  
者與應者原意龍岡曰嘗同官於兩都以是熟  
知恭人賢不獨以鄉曲故中麓子又採諸鄉曲  
所聞總為志以付之曰恭人孫氏萊之昌邑道  
昭里人祖恕禮部祠祭司郎中父旻太學生科  
第相望號稱右族夫姓母劉氏以弘治甲子十  
月二十五日生恭人劉早年鞠於繼母李氏字  
於同邑西原邢公西原父時舉以太學生累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朱氏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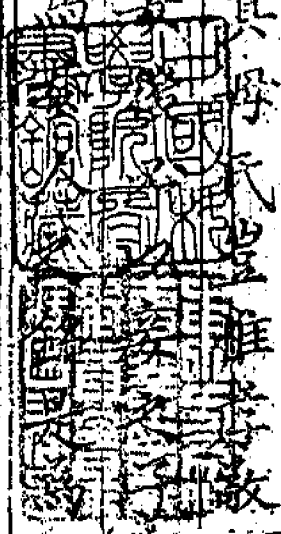
封太恭人初邢父與其丈同師事齊司訓雖曰  
同體交朋不殊同胞兄弟及兩家各有子女遂  
定為婚姻云定後嫁娶俱在幼年一將笄一未  
冠笄者即知婦道未冠者已為廩生嘉靖辛丑  
由廩生鄉舉第進士歷官大理鄉恭人食不厭  
糲棄殘衣惟補麤澣舊其節約出於天性而貞  
淑莊慧亦其所性而然內黨有知之者稱其布  
裙出汲有孟光之風井臼親操守曹昭之戒屢  
膺褒封之典身襦首珠見者爭羨以為榮幸之

至稀闊之逢恭人止知感仰 國恩不欲誇耀  
閭里冠服非有大吉慶及正令節惟歲之篋笥  
中耳恨不終事其舅而其所以事姑者誠謹倍  
加能先得其意況有拂其意者哉西原駁歷中  
外垂二十年每任必與恭人俱而太恭人亦無  
不迎養在任者以素安其養不苦苦戀家也西  
原有一弟二妹恭人先時撫愛及時婚嫁咸適  
其宜族入長少踈戚往復贈賻無不各得其當  
者雖常寬容御下而下皆起畏雖不苛細求事

而事皆與知門內閭外日長肅肅無喧極聲連  
產二男五女悉蚤殤即勸西原置側室以為生  
育計要有二女長許聘通政司叅議宋繼先之  
子之歐次許聘舉人李源潔之子某恭人視之  
如已生十女九妬其陰性則然若恭人者豈非  
千百中僅見其一者乎太恭人以病京邸恭人  
晝夜伏事眠食不時以弱質而任積勞兼之憂  
泣易於為病而病作矣太恭人以五月十四日  
不起而恭人亦於十八日繼之矣得年五十又



八在他人不為不壽在有德者則為侶而下矣  
然徽名傳於身後厚祿享於生前似非人所能  
及不可不謂之天定也葬在卒歲之十一月初  
四日塋在昌邑城之西依其祖銘曰稱人之賢  
必本其父兄所自徽女之賢惟在於孝敬無斁  
恭人以宦族而素有家教在同鄉出於其類嫁  
而夫婦相敬如賓孝其姑如其母氏豈惟孝敬  
無不妬忌撫妾之女如其生女  
為其令嗣事皆據實書之是為



恭人之志

通奉大夫雲南右布政使

墓志銘

脉泉李公未卒之前目遺書與予屬後事而托墓文為尤懇未葬之前月子美中持自所為狀請墓文而其辭為尤哀既而得其門客王永壽狀而其事為尤詳目其可據之狀而手其絕筆之書三作三輟一字一淚而文之曰李公諱冕字端甫世居明水鎮百脉泉因號脉泉人無遠

近大小咸稱曰脉泉先生云章人自衆強徙者  
十居八九祖咸聚生志志生梅梅生秀秀則公  
之父也生為善士歿贈員外郎志猶素強梅以  
下蓋三世為章丘人矣母太宜人康氏以弘治  
庚戌八月十六日生公於鎮之南隅卒於嘉靖  
癸亥正月三日鎮之正寢葬在三月十八日鎮  
之西南原惟為諸生及宦遊則在縣與四方共  
致政生卒咸不出其鄉矣公天性敏穎清修簡  
朴謙讓體若不勝衣而志則堅如石七歲不作

兒戲十三而得師承從學於鄭鸞爲奇之許妻  
以其女後封宜人繼娶于氏終所事而守其喪  
者也公在邑庠十五年甘貧守分苦學殫思家  
絕糧而不爲聞書有疑而力求解年雖後生試  
每前列江都趙具區提學首嘆王杏里次則及  
公未發案之前扣問三教官諸生中誰可一二  
名者獨劉分教舉公趙乃是之而怒長教不知  
入歲丙子果同王公舉於鄉士有先舉者其未  
舉士見則避之雖密友戚屬耻與同行習以成

風久矣公先不避已舉者舉後亦不為人所避  
是固已行而人效之亦以素無上人之心有以  
默孚而潛移之爾丁丑會試不第歸而讀書長  
白山薪乏朝爨食不宿飽鄭宜人悉取嫁時衣  
粧鬻以資給之獨留一紅衫意若不惜故縫衣  
記得初按苗也久而亦鬻之矣平生最愛書冊  
口所熟讀手所不釋者略無點污損壞或片紙  
隻字誤遺於地及同舍齋櫺斷簡殘編見必投  
諸水火桑園有書舍三楹忽山漲突發平地水

高一丈居民棲於木末始得不死二楹已隨流而下獨藏書一楹如故水落移書甫出而舍全傾矣見者以為愛書之驗云水後家貧愈甚父歿棺斂僅足成禮人雖不病其薄公則大以為恨因而感疾幾不救賴相知苦勸免從食粥節哀得終大事有富室請為館賓稍涉遲慢不告主人負笈徑歸遠避人事潛修雪野莊莊屬萊蕪去鎮五六十里携糧可供三月者乃演而為五月之用宜人在家日止兩飯然猶糠糲也存

節精鑿米麥用以養其姑入監甯與天下名士  
為舉業文如陳芹山陳愚泉等皆會友也不惟  
文成家而材堪用世矣丙戌第進士出知魏縣  
魏素富饒連年荒歉民皆扶老携幼就熟於河  
南其不能行者將自縊林間公從府謁回偶見  
之哭于衙齋內外驚訝莫知所以詢其從吏乃  
以道多流亡對扣筭倉粟庫銀足賑數月申報  
不待允而已唱名給散矣散盡又告飢于郡守  
借粟四千石僚佐唆以勿許守不之聽民賴存

活名聞遠邇歲登如數輸粟守對僚佐稱不絕  
口且云非自有主幾誤乃大事漳決隻井瀕水  
之居勢不可保民皆倉惶轉徙公力止之乘扁  
舟泛泛於怒濤橫流中如鳧鷖然隨其決處命  
衆多方塞之已而河不為災民有巢居者攀樹  
悲踣以為再生父母即此二事足知視民飢溺  
由已飢之由已溺之也賦輕差重沿襲遠不記  
年公創為地丁之法調停劑量輕重適均兩院  
善其法令旁郡邑效行之迄今不廢蝗蝻業生



民失有秋之望乃單騎郊野督鄉長集千夫捕  
之或以粟易之不惟河不為災而蝗亦不為災  
矣猶恨未布秋耕之令以暴其種耳有兄弟爭  
田者效古人閉閣思過曰毋亦身教之未至耶乃

申明教民榜文更遣木鐸徇于鄉朔望率父老  
生徒謁先師廟畢升明倫堂講說孝親敬長隆  
師親友之道兼詰難疑義或課其文優者勞之  
劣者教之俾知嚮方又考訂古禮習於學宮冠  
即行冠禮婚喪即行婚喪禮修廟學嚴祭祀往

時棲神居士之地如漏山堂敝郵亭祭如鄉社  
謝雨祈晴苟且了事今一切改觀工部行勘合  
取石工有司誤以為工銀已有解價送府達部  
者公獨申請部申駁解明文適以是日下府乃  
嘉公精慎而惡他有司之漫不經心者田產豐  
贏閭閻苦樂無不周知存恤有失其馱錢驢者  
行人得之候主不至即以聞於官四年之間盜  
無縱橫之虞人免牽連之獄士夫往來所饋米  
菜外無餘品有相戒而由他道不之魏者至其

自奉亦惟一米一菜而已嘗以公務過真定愆  
期未歸所留米菜俱盡將以錢易之遍索大小  
宅眷錢不滿五十文荀子不欲所以道不拾遺  
而盜賊歛避訟獄衰息也將考滿而陞內臺經  
歷職在差撥巡按御史道里有遠近美惡輒起  
爭端公惟請之堂上以年勞為次稍叅以原籍  
相近者庶乎民情風土相宜再踰年為進繳精  
微失填職名同佐院王定齋獲譴左遷均州同  
知州守劉魁江右名士也與公輯合事必諮訪

而後行如平徭役興學校徹淫祠皆得與謀者  
也後闢書院專令教士不以吏事累之未幾陞永  
平府同知時府守王姓者偶一事不便於民公力  
爭之王不以為德而嚙之益深公佯若不知事  
之如劉州守王遂感悟亦即如劉之相待者尋  
轉南京戶部員外郎再轉郎中留都在仕途號  
仙吏戶雖微有事然亦多閒日得與衆士夫結  
詩社已又從游呂涇野門下潛心道德性命之  
學以陞杭州知府別去杭當教省孔道為百貨

與區過客無虛日應事鮮暇時公雖無厚貽却不失薄禮固無釋之者亦無毀之者積之日久人咸服其廉而誠當時似無赫赫之譽去後則有悠悠之思至處皆然不但在杭如此織造龍衣每季銀數萬兩必先呈樣於府留樣然後支銀每百金率剋其一公則不留不剋機房感之以為數十年來僅見有此鄉飲舊惟敦請名位尊貴者殊無尚德尚齒之風公固不遺尊貴及齒德人始以與飲為榮期年始至西湖為拜

覆五嶽黃山人其不以浪遊廢事可知人言非  
杭不足以置公非公不足以治杭真知人哉忽  
聞太宜人訃音不換交盤即推印佐貳而行太  
宜人昔曾迎養宦邸後以戀其子孫不能遠離  
兄弟四人公居其次鄭宜人之處妯娌各得其  
心姑尤安其養不然老親在家欲終養又不許  
非得賢內何能久處外方哉哀毀如喪其父而  
喪具則甚厚見者不以爲踰蓋前以士而後以  
大夫也服闋補任處州府處在萬山中古括蒼

地也俗獷民悍况出礦聚盜星士王政奉欽  
依取礦尚且不得其死公惟寬以蒞之順以治  
之鎮靜不苛易直無回民皆愛而畏之兼察用  
古樂宴屏新聲二渠利溥湮塞三百餘年百計  
開濬復其故分派御衣銀一萬兩設法措置而  
衆不知 奏減秋糧米數萬石雖甚災傷而民  
不困簡任才賢表揚貞節其尤長也除北院南  
曹數年餘悉遷廵州府至是晉大名兵備副使  
始免僕僕跪拜之勞列銜河南兼節制山東附

近地方東人鮮有得之者吏部為重任求人  
以鄉井拘焉前此本道日費出自所屬州縣月  
有數百金百姓坐困不可當履任首行裁革月  
止解銀十二兩著為定規白蓮社紅羅女首倡  
妖術弄兵於鉅野單縣聲言將過大名公因精  
選民快出駐東明嚴以待之妖賊聞之不敢南  
下居民恃以無恐有中貴解湖南皇莊銀兩  
在河南新鄉被劫聖天子震怒廷杖巡按御  
史侯度已死巡撫柯相等戴罪立限捕盜即有



新鄉巨奸郭寶希圖厚賞謀于滑民渠淵濬民  
康艾以民兵所乘與盜馬類馳報撫臺攝去苦  
拷誣服稱引滑之富民鄒輔等賊寄其家乃以  
叅議趙廷松帥兵次城下起取人賊公先以推  
官王德至滑遮護勿為彼所得次日公亦至焉  
抗辯良民非盜不過假此以釋已罪趙語塞又  
知不可牽誅以利害又不為動急回告之撫臺  
而叅劾之疏上矣公亦具疏奏辯俱未及投進  
而真盜在京已獲趙後語人曰處大事當如李

某為民而忘其官當時如不獲盜禍且不測一  
官何足惜耶此事大有關係因并衆名詳書之  
三載有陝西叅政之擢常居隴州有如註選政  
務多在平涼 宗室強梗人難提取事多阻閣  
公以禮告其賢者以法繩其強之閑親者不傷  
大體而威令大振矣同王撫督花馬池防秋有  
功得蒙 欽賞銀幣二載又有本省按察使之  
擢徃惟拘泥成案不為下民伸冤公自以法官  
之長但涉疑獄必為平反如郎中趙統輩是已

故翰林王槐野有執法不撓使無辜而坐者復  
生義不得之長安為土人謝之之語將應朝而  
擢山西右布政使竟以執鞫獄情得罪御史謫  
調四川叅政吏部知其枉連復按察使及右布  
政一在貴州一在雲南雖云遠方是亦公道有  
在也不以夷視其民不以挫渝其節開心見誠  
虛已應物衆悉望其入而大用丙辰考察為舊  
屬官乘機陷害以老疾致仕時則年刀未衰歸  
而登高眺遠善飯疾行者八九年病洞泄五六

月尚不用扶掖而後歿近聞外僚有未生鬚即以老罷者以此較公所得則已多矣貧而忘其貧官而忘其官惟致仕則喜其致仕而不忘素不樂居城市然士夫一時同在林下者甚衆但酒會及一應人事歲不止數十次如城或越宿易日而後返寓身於山水勝處而山水之興更濃宜其官情淡而世味薄也遇農人則教以及時深耕遇士人則勉以惜時勤學非禮不校非義不受非舊不徃笑呀呀不輕絕物語溫溫惟

恐傷人仕則循良漢廷名吏退則薦厚田間逸  
叟也食飲有節財物必書酷信陰陽種植興造  
時日不肯有違不知者以為迂而識者樂其真  
事有病民或不得其平者約衆告之縣大夫聽  
與不聽付之無心念父葬之薄則不忍以身處  
其厚思母氏之儉則戒子女以務去其奢兄戕  
及兩弟嘒坦死但有觸則涕垂家產素罄原分  
地二十畝悉推讓同氣所遺子女隨時婚嫁與  
已子女不殊女有嫁而寡者亦即歸養於家晚

寢風興歲以為常是處皆五鼓惟杭則四鼓而  
家居遲起亦不過黎明內無侍妾外無雜賓生  
前無厚積死後無厚遺觀其在魏而辭千金在  
虞亦辭千金在陝辭二千金在大名辭四千金  
其辭百金數百金者不可勝計自奉儉約尚不  
足用况有厚積與厚遺哉嘗以知人自負作人  
為功不但在鄉知予及右川康太守於黌校中  
在魏如申考功王舉人即作狀者劉貢士稱為  
河北三傑在鈞如馬御史在杭如高祭酒莆

則高憲副成安則蔡主事兩兄弟陝則周郎中  
王兵司亦兩兄弟處則戴行人其他隨材成就  
者亦不可勝計今之為政者大率喜立碑祠以  
欺人詭稱祈雨以欺天公于魏于處禱輒有應  
雨且殺蝗而魏有生祠處有去思二碑及憫雨  
碑記滑祠王推府而志書云當以改祠公以奉  
公命保民功不專王初不知而志特明之去任  
既久或復過舊治民無不泣而紛送者矧初別  
之時耶即此可知碑祠祈雨非可偽為官不愚

民民不畏吏吏不誦官雖無碑祠及祈雨事庸  
何害耶他無所嗜惟嗜讀書在疾中枕邊猶自  
有書詩有古意文有古法每一篇必沉思苦練  
遲久而後成聞作時文亦然親迎在正德辛未  
年已二十二宜人則二十一不知其作文偶聞  
呻吟之聲誤以為病而問之娶遲又能寡欲而  
筭止於斯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公之儉朴出於  
自然而宜人殆有甚焉其為夫婦謂非分定而  
何操井曰執炊爨窘逼勞瘁不但以告人雖



其父母亦不之告也順夫子而不見戚容事嚴  
姑而常有懼色喜則入而問安怒則跪而待罪  
公有兩弟兩妹同居兩弟長各有室或有間言  
宜人置而不辯但云天下寧無屈死人然豈專  
在閨閣中哉弟之未室也共議為宜人長子求  
婚魏門宜人以為叔長而無婚乃先已子不可  
聞者嘆羨宜人知禮隨任不過數年在家事姑  
者十八年衣經數澣見者不知其曾受封也嫁  
五女粧奩止可敵中產以下者居嘗訓其女云

官多壞於妻女貪置華衣首飾官溺愛而不為之坊因之墮落名節汝父辛勤二十年始得一官可俾汝曹壞之耶公之能收養嫁娶姪女輩皆宜人有以助之也非得內助專服事乎外者豈能一一照及耶僕婢有過犯應責者不假他人手恐有輕重其間所生子女小過亦必聞於公共為慶分諭使之改意以人家子女異日不肖虧門戶始於為母者遮護而父不知也距其生弘治四年六月十六日卒在嘉靖二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次年二月初七日旌厝於鎮之  
東南山下今將啓而同公葬於祖塋子二俱庠  
生長黃中卒於母後父前娶魏氏省祭蓋臣女  
次美中娶謝氏貢生九韶女女五并子俱鄭出  
徐更化韓鯨張大衍張汝楠尹自正皆其婿也  
韓以下俱庠生尹則德府禮生孫男一名潜  
聘監事高明女孫女二一許聘監生高照男一許  
聘龍岡張亞卿孫官生承世男俱幼公之父贈君與予  
先君為忘形交公與予生同鄉仕同朝歸同遊拜

簡往復稱通家生黃中又曾受學於予存日酷  
愛鄙作疾革所以獨以墓文相托數日間手書  
百十言大小俱有次序其遺予之書大意言此  
後無復會期病中承記念諄教顧自不慎有負  
良言子弱百凡望扶持墓志銘敢以相累云云  
言辭字畫不減平昔豈意其竟不起哉昔江  
文通於孫緬任彥升於劉夫人韓退之於盧渾  
單用韻語而松稱墓志梁簡文於何徵君柳子  
厚於襄陽趙丞退之於孟貞曜文與韻語並施

而亦直稱墓志主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  
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志銘又退之  
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而亦謂  
之墓銘由是觀之文亦志也志亦銘也予惟從  
俗從後世序事於前而為志韻語於後而為銘  
銘曰歷官至千品祿不可謂之不厚在世踰七  
旬年不可謂之不壽子女多而孫必更多神不  
可謂之不佑周流兩都六省五郡縣功不可謂  
之不成名不可謂之不就世猶惜其志未盡舒

而才不大售葬同於其妻福餘於其後事可傳  
斯銘藉之以永其傳吾可謂之有幸而人將謂  
之不謬矣

鄭府右長史致仕進階朝議大夫三溪王

君合葬墓誌銘

齊東三溪王君十五年前與予相聞而未相遇  
十五年後與予相會而且相親蓋予自繼娶王  
門後嘗以吉凶禮四次如齊王君亦王門之親  
也初次值其赴任再往值其陞任三則叨擾而

送予於舟中四則含哀而弔君於堂下曾幾何時常變事故如游雲無定死生亦大而可哀矣疾沉遺言諸子皆能支持門戶無後憂獨以未見第三子奮發文場為齋恨耳卜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九日塋於城西南祖兆即第三子映為之狀據狀不惟可作誌銘亦可不負其父之期望矣諸子謀之諸親勒石有文所以藏幽待遠誰氏可秉筆者衆以予文有虛名言為實錄親雖遠親交乃舊交而邑為隣邑何必外求耶

予父欲以文為戒先自誌文始將書片紙於座右絕求者待書告以有宿逋未償暫已之諸子同其親至章城外即聞其事驚嘆以為猶自有幸不然當不見面徑返矣予諗其謀於衆而斷於獨又親情友誼不忍遠也不終日遂以文授之此去塋期尚遠嘗恨作文者十人而九懶散稿雖脫而日已逼晝夜忙併書不成書刻不成刻榻本又不能多得或有全悞其事者古云遲不如速惜予得不償失耳文曰王君諱一鳴字



子默別號三溪長兄監生一鶚次兄一鶴而君  
居第三取號不惟因其地而亦隨其行歟王氏  
原冀州棗強縣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遷  
齊東占籍坊廓三圖為壩法事編成遼東娶鄭  
氏生五子四子俱隨父獨留名謹者持其家謹  
娶李氏亦五子名璿者娶劉氏亦是五子三世  
總十五子出於一母而同於五數無乃從軍非  
其罪天特以是報之耶廉字彥清純良謹厚咸  
一德於古人而加一紀於古希重鄉評而與蜡

賓蒙 國恩而錫壽爵娶張氏生子淵字文深  
自號枯厓不農商而為儒生勤苦讀書遂以麟  
經魁山東鄉試出知河南柘城縣善政清操理  
人策獨高唐制循良傳不媿漢廷娶閨史二氏  
生君者閨氏也君生有異資勤倍同學見書即  
讀讀而能記講書即解解而能文蓋記解作三  
性兼有之者也隨父任不自知其為公子得師  
訓更借助於良朋試童子科而首取於縣大夫  
備弟子員而亟稱於趙提學然謙退不敢先人

人咸羨其幼露頭角而弱冠却歛鋒芒書聲不  
聞於朝暮文義尤長於春秋繼趙督學者如浚  
川王公鳳岐高公南洲應公皆傳示其文以式  
東士岳雲石以行人司司副因言事謫寧齊東  
近而且便即受業於其門學益進而文愈工亦  
以父所治經於嘉靖十年中鄉試而刻其文一  
篇鵬飛大有志於丁年蟻屈父不伸於甲榜曾  
預請於親而未必商於友決意以舉待出仕遂  
授牒吏部除授河南林縣知縣履任後即迎養

其二親未仕前即能服乎大衆以聞其在途慈  
愛之言而覩其謁廟敦實之貌云興學重士存  
寡恤孤聚流亡散倉庫集有德而遂無賴罰有  
罪而釋無辜有南川八里人民雜處於百里之  
外山澤之間恃猛悍而負險阻歲賦不輸府縣  
避激變之名置而不問遂使逆者不伏而良者  
效尤君乃諭以輸賦乃民事豈有力田而不賦  
催賦乃官職豈有逋賦而不刑有知約者量加  
賞勞終負固者罪其渠魁人無二心縣稱一治

桃源洞口有水注及泮池居民汲取便於鑿井  
乃淤塞歲深君即率夫役將鋪畚決其塞而尋  
其源水行如故復合之以黃花洞水順東門而  
灌城池地形迥異而夫塹可方也虜大舉入寇  
由鴈門直抵太原他郡縣惴惴有被殘破者獨  
林縣民有所恃而無恐虜無所掠而空歸太行  
蟠踞西南草寇出沒無定有蘇虎者嘯聚千人  
由山西據南坂峻嶺為盜劫殺村坊害及旁郡  
二親懼而思歸君情欲留而勢不可遣徒僕并

的親護送還其鄉。於是廣謀猷密哨探精選武  
勇。整櫛甲兵較藝習射。人人奮躍。一可當百。親  
臨矢石。攜其窟巢賊首。就擒餘黨。潰散能譽。由  
三司而遶兩臺。歡聲不數日而滿諸路也。地方  
平定。月餘聞父訃音。乃驚仆於地。蘇而號泣呼  
天。永漿不入口者三日。強起交代倉庫印信於  
縣尉。不辭上官而行。至家哭仆。一如在林間。訃  
時。喪具祭儀。一以循乎禮。而哀則有浮於禮之  
上者。只在官日。比君廉慎。仍過之產業。一無所

增有舊宅一所可直百金自知疾不可起召族  
人有主持者立一券曰我雖三子獨季子能竭  
力奉養使我無一拂意事指史氏作証非是父  
母有偏愛旌善酬勞國有常典而人家顧可無  
之塋事甫畢母即出券與君君受而藏之袖中  
泣告其母曰幸勿露出原意人子養親乃分內  
事豈圖為是耶所餘俸錢尚欲買田宅以贍二  
兄之孤嫠翻據所共有而為己有其可乎遂召  
姪輩分給之任其居處有田若干畝亦分給

其耕種世有父在而欺其兄兄歿而凌其孤為  
尺地寸土爭鬪而傷骨肉之情者聞君之風不  
媿死何待耶服除補仕山西之馬邑緊衝鴈門  
關正虜騎必由之路人皆為君危之有勸其棄  
官或求改教職者君曰事不避難乃匪躬之節  
義不辭勞為許國之忠鯨波乃見操師之能羊  
腸方識王良之技遂毅然之官至則正值周總  
戎奉 綸音築邊塞君首與其選分地在西哨  
雙山口黃草梁琵琶溝長城東老吳墩水磨溝



嶺鐵叢門小鵲鵲谷陽和後口數處日走龍沙  
亭障夜宿虎帳油幢勞不得息食不宜時卒徒  
屢驚邊聲四起凡三閱月工訖言旋憔悴無復  
舊容妻子見之錯愕如不相識而君則怡然不  
以介懷 朝堂嘉其績賞賚特厚視篆後見西  
南城角被桑乾水衝塌即有改作之志因邊行  
未遂至是積財動衆將為百世之計議者頗有  
異同謂往年于少保脩之卒無成功君之籌畫  
已定不因人言挽惑即料筭基之遠邇盈縮工

之短長光于去城里許開渠以殺水勢衆乃就  
工因多募水手持利器決新堤別令囊沙落石  
塞舊口忽大風驟起擁水上流不移時舊道塞  
而新河通識者以為有神助云歡聲溢於一城  
獎許來自當路聲光日耀雷轟不但昭昭在目  
而洋洋盈耳又病士習之陋而舉業之拘也乃  
為之指明理性改覽時文而士氣舒文體變矣  
俗諺民力均徭難審君則先期嚴示臨時警神  
里胥甲丁列於堂下細察備問陞降務令輿情

有不服者憑衆從公聲說待其無言自去不呵  
遣也鄰境如朔州渾源懷仁等處告願覆審藩  
司知其能順民情而遍委之撫按連章交薦拘  
於不由甲科止陞蔚州知州縣去州四百里居  
民遮道相送行人夾道相觀亦有直至州治者  
歲餘北虜殺大舉入寇過舊治城下望見垣牆  
輦因樓堞森嚴一鏃不敢飛而欽毫無所聞  
邑軍民追念移河保障之功陳之上官請入名  
宦祠遂先其請且多褒美之辭不知祠中令神

牌耶塑像耶生前享其名歿後享其祭矣對自  
石敬瑭竊據至我朝而始屬中華雖已改其  
舊轍而囂風猶有存者案牘堆積如山湏得高  
才剖決如流百事方不廢弛若君者可謂得人  
矣至於遊騎雲屯萬計行糧日費千金一皆仰  
給於州君能多方區處致免臨時徒勞有暴橫  
者以軍法從事不惟事不煩而民不擾乃亦軍  
不驕而民不知常言稱宣府教塲蔚州城牆為  
能甲於三邊而名於一方然歲月更移雨風摧

剝墻壞而敵臺隨之門壞而樓櫓隨之君欲葺之而未敢專也適梅林胡公按部至州得以面陳其詳而身任其責既有犒軍羨銀又有庫藏贓罰工大雖資民力功成不費民財胡公再至登眺之餘喜動顏色命具禮詣兵曹索正郎尹朔野為文以紀其實及復命薦君為三晉有司第一代胡者以一事忤其意獨不之悅有所關白輒遭阻遏虜中奸細六人由黑石巖竄探入寇之路邏卒得之例應陞級巡院乃棄而不

報有舉人尹玉被讎家匿娼婦污之其人即朔  
野父也新巡素與之有隙急令扭解將快其忿  
君乃遲而不發惟申文代白其冤新巡恚恨陰  
定受制豪宦考語大朝因此改調寧羗州當時  
官久而名方著民安而望更隆內則部寺外則  
方面超遷握在掌中而近在眉睫翻為所不悅  
者擠陷至此衆論紛然不平君亦畧不動意即  
由棧道趨州州乃古蜀興元之域地方遼邈深  
居萬山之中囂頑健訟乃其故態亦其故智也

君乃張榜暴其非務令改革有陳武者欺官挾  
吏愚衆詐財遣隸勾攝至公庭搜得袖藏狀詞  
數十紙引例當得充戌之罪并狀草及平日羅  
織事情申於督府詳允遷發民始知懼而風漸  
移俗漸易矣廟學鼎建將七十年瓦零木腐簷  
壞壁傾聖賢無以棲神師生因而廢學君乃取  
棟梁於西山取榱題於附郭而石亦有地陶亦  
有人又處置緡錢以雇役自夏徂秋廟學改觀  
而教官宅舍亦報完矣漢中稱學校以寧羗居

晉以君功居多去州治九十里太安鎮北幾南  
楚通衢也有頻滄江為患行者多溺死君繼六  
臺李君後就其勢之易為力者建石橋於上題  
其名曰太安橋政成而陞鄭府右長史鄭  
王因上疏觸聖天子之怒安置鳳陽權國事  
者廬江王也公盡心輔導隨事諷諭當於禮  
而得其心召飲賦詩澹忘勢分遊梁苑而揮絲  
筆侍楚筵而賦子虛君盖不多讓焉嗚呼由兩  
縣兩州而事諸侯王無一不宜者足知不器之



才矣遇地震感怔忡疾請老 賢王不許因齋

表上 京賀 萬壽節禮成親具奏乞休得蒙

諭旨且照例進階朝議大夫官四品而衣金

紫鄉人有視以為榮者有以不盡其才為惜者

抵家即以田宅均分諸子惟餘郭外一園嘯傲

其中時或閱方書和藥餌而前疾漸愈不復驚

悸矣乃召諸子語之曰疾幸脫體得享林泉清

福但爾輩析居情義不無踈冷今後每月朔一

會洽我父子之情聯爾兄弟之義過則親而善

則勉定為章程以傳後則何如諸子欣然領命  
是外惟誠敬奉先耕讀訓後非隨衆不入公門  
非見客不出私第晴煖則緣畦觀花卉陰沍則  
閉戶弄琴書每張筵大宴必自製歌詞以資歡  
笑飲必至醉待人扶掖而後已優游凡六年嘉  
靖四十年長至後一日忽腹痛不可忍迎醫又  
不肯服其藥以為藥雖療病如不投則病轉加  
人言勿藥則得中醫何以藥為且云吾自診脉  
如平時醫亦言人病而脉不病者不治自愈安

心信其然矣至二十七日申刻憤亂移之正寢  
屬續戌時乃絕生於弘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壽年六十四先娶張氏同知岳之女惠慈和敬  
簡默溫良率衆治家勸夫勤學宜壽而早逝繼  
娶趙氏資之女濟陽縣人善柔恭順安靜莊嚴  
事舅姑有禮教子孫有方亦早逝而年不逮德  
其懿行生塋各先有傳誌此不必詳子五亦合  
先世之數長自張出四皆趙出曰暉業農娶張  
氏府經歷一麟女繼娶紀氏利津祿女曰曦監

生娶呂氏武定光祖女曰映廩生娶馬氏監生  
策女繼劉氏鄒平通判漑女曰暉監生娶劉氏  
驛丞爽女曰暘 德府奉祀娶孫氏鄒平監生  
養晦女孫男八曰綰聘閔氏謹女曰純聘劉氏  
省祭經邦女曰紋尚幼俱暉出曰緯娶李氏監  
生思敬女曦出曰縉聘馬氏監生學易女映出  
曰紀聘常氏省祭軒冕女曰維聘辛氏章丘尚  
志女暉出曰綬聘牛氏監生大儒女暘出孫女  
十暉出一許聘武定毛志忠男翔曦出三一嫁

監生李文明男可父一許聘歲貢生潘偉男天  
衢一尚幼曄出二一許聘監生馬學經男騰蛟  
一許聘省祭田架男淇陽出二一許聘廩生張  
九卿男賢良一尚幼大凡別郡縣則書之其不  
書者皆同縣人也官秩已尊仕途亦久名譽遠  
而子孫多福履長而德行重君其生為全人而  
死其全歸矣世有將終恨少二字者為進士也  
然有得乎此者固無貴乎彼矣四任獎者二十  
八薦者一十二予為人作文往往錄其獎薦之

辭以一人之知識有限而衆人之聞見無窮又  
居家者或不能詳其在官事也君之獎擢姑置  
而登薦剡者畧書數事亦惟取予文未盡而君  
政有合者耳如曰存心廉靜政尚公平威令行  
而吏弊咸除德澤溥而民情自順如曰操守不  
愧官箴文章可飾吏治脩邊之力甚勤謀國之  
功丕著又曰政務寬和才猷練達前官敝邑民  
懷去後之思繼擢繁州人有來蘇之望又曰地  
當乂敝而撫字多方時值難為而攘脩有道內

安黎庶外拒驕胡狀後數十言不必增飾亦可  
節而存之體貌魁梧性情豪邁處事和平接人  
爽快持身甚謹待下則寬不念人之惡不矜己  
之長里閭被其惠宗族感其仁居官而黎民懷  
之承委而上司才之既歿而遠近哀之諺謂知  
子莫如父而知父亦豈有子如者哉生平著作  
有三溪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行將刊布於世  
銘曰檢身而終日乾乾勸善而巽語拳拳登仕  
而束帛戔戔宦久而歸興翩翩樂閒而詩酒年

年嬰疾而一命懸懸環哭而血淚漣漣塋日正  
籬菊鮮鮮塋後將宿草芊芊子孫如瓜瓞綿綿  
福蔭如雲山連連歿世而人不忘者亦以其能  
親親而賢賢

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西嶼董君墓誌  
銘

益都董君汝瀚字子匪號西嶼父魁祖彛曾祖  
翺四世而上譜逸不可考父以君貴贈太僕寺  
丞母劉氏贈安人妻徐封安人生子楠庠生娶



主簿楊傑女次子李妾丘出女許叅議澄甫孫  
劉三俊次許舉人惟敏子馮子寧許舉人惟純  
子彭濂指揮雲漢子張鳴鶴太常卿銳孫劉三  
謨乃其三孫女也君自成童後勤學強記進學  
後博識能文受室後從遊於曹倚之門去城四  
五十里不顧其家父之或課士自給至於歸齊  
姓遺金而其事尤偉甲午薦鄉書後受知於呂  
祭酒同石舉人脩儀禮及選得建平縣值歲饑  
乃節浮費厯賑恤以法繩宗訓之橫治圩來王

佑之稱築堤瀉鹵得良田萬三千畝其他惠政  
類是者不能縷陳宜其朝覲為首令第一而撫  
按獎薦四十餘次也辛亥陞太僕寺丞因虜薄  
都城備用馬匹兩歲預征民不堪命君以外衛  
稍緩 奏准歲免三分之一市馬遼陽架木為  
式令馬戶自驗其下痛革醫獸夙弊一種馬可  
破一家之產到即與印直隸山東受賜多矣甲  
寅奏績褒敕有精勤無怠茂功慰朕之語陞南  
京戶部員外郎監收天策等倉事不留宿信不

失期納者如蟻不絕委權淮鈔淮關視揚及蘇  
杭尤難裝卸九十六處適年無藉通同侵匿襲  
以為常君則嚴為關防商民兩便倭夷倡亂以  
國課有餘聚民兵整軍器咸賴之尋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代攝江西四川貴州三司談笑樂事  
大為堂卿所倚重且有餘力與僚友遊鍾山羅  
谷雨花臺諸名勝飲酒賦詩一日忽思欲歸不  
欲久戀仕途即註門籍移病乞歸吏曹方為之  
申請君以久養病待命而後行者意未決也遂

登舟而北至淮始聞 俞旨抵家脩族約敦朋  
好周貧先第姪漸及踈遠死無棺者給棺居家  
僅四月止捐五棺而痰火病大作以至不救生  
之日弘治丁巳十月初四終之日嘉靖戊午二  
月二十九塋之日己未二月十六塋地則在城  
西南祖塋之中狀其行者見任吏部張竹亭志  
而銘之者前吏部中麓野史也銘曰性剛行莊  
名揚文昌翱翔曹郎徜徉故鄉方張而藏宜康  
而傷彼蒼天常舊疆中央墓長而方若坊若堂

埋光愈光雖亡不亡

登仕郎陽城縣主簿醴泉孫君墓誌銘

鄒邑多著姓望族而孫氏其尤也先世原淄州人十四祖名進者携其子信移家鄒平信生福以禦寇功在勝國授銀符為軍民千戶又以收河南功當調鄉人愛之留為本縣丞福四子以長子希武襲千戶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中流矢死希武三子仲曰旻旻六子次惟方惟方二子長繼祖繼祖子讓讓四子以仲子稚有功贈昭

勇將軍指揮使時值元末歲凶群雄鼎沸長子  
本以壯士歸附 天朝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  
殊戰死本二子長榮榮子秀秀子資資娶景氏  
是生登仕君諱文澤字德輝號曰醴泉兄弟四  
人居其次伯文潤 王府典膳叔文海遇 恩  
例授高年爵季文瀛由舉人歷官 唐府右長  
史進階奉議大夫學優能政世稱東洲先生登  
仕君先配許氏繼亦許氏純雅篤厚生有之性  
也練達老誠則學力之助耳父以其嗜書有志

向乃延請鄉魁張安世為之授業師又招致吾  
章楊雙溪為之同牕友範模切磋兩得其入其  
為庠生年甫十三墜居人後而試每入前所以  
名出人右而里中目為人龍云既又從學於高  
苑縣主王公玉以甲科蔚望政有餘力因而授  
徒遂得聞所未聞之說而見所未見之書不辭  
勤苦既竭心思以至嘔血不已父母懼其疾之  
憂乃遣之輸粟入國學廣其見聞緩其疾病不  
惟山東鄉試不利而在順天亦如之乃給假依

親母兄相繼而歿時在正德五七年間哀毀過  
禮以處母喪而痛惜過情則其處兄喪也三弟  
弱冠已為中商四弟垂髫出就外傳乃獨謂四  
弟曰從兄大經以太僕少卿致政後吾家仕籍  
無名所賴以光飾門戶者是惟在汝遂親自教  
之上京擇名士師之後果成名至今官嘉靖戊  
子父歿哀毀一如居母喪將歿祿養王繼母因  
選除陽城縣主簿陽雖山縣在山西亦號鉅而  
繁者也歲荒民多流移設法安集雖以佐貳署



印往時長吏或不能及次歲大荒斗米數百錢  
民多餓死不但流移而已亟申請撫臺出倉粟  
賑濟恐無一定關領之期致有數日道途之費  
關廂鄉社預出榜文某鄉某日某里某日至則  
得沾實惠又嚴禁債主及別項差役侵奪黑書  
不許見面賴以全活者縣民殆三之一編審徭  
役累戶多為降則上戶酌量添丁外秉其公內  
竭其誠是以下稱其平而上嘉其能又於學校  
加厚除老疾擦門戶徃惟廩生有供丁免門銀

登仕君曰科第不拘增附而差後獨不累廩生  
何也遂一體優免或有事學宮諸士各自為謝  
不知大槩從寬乃總一拜謝欣然而退士屠村  
落者衆會文苦無定約乃以朔望日升堂後會  
文師生俱以為便且為之出食飲紙筆之資陽  
多彬彬文學士科第後先相望未必不由此州  
守申請撫巡兩臺委查一州四縣殷實戶澤州  
等富室假盤發而行資賄者不計其數非有堅  
守廉德鮮不動其心登仕君一切嚴拒實冊上

而賢聲愈遠矣樊檄由此而下差委由此而多  
陽乃兩城山險盜叢連年不靖承命巡捕先諭  
以解散則從寬其不如諭者率勁兵搗其巢而  
掃其蘄雖蒙首獎惜拘於縣佐未騰之薦章耳  
病縣門之隘拓而高之改作醮樓上官行縣舊  
無公署創造東司官有蒞政之所而民無不堪  
之憂巡察有過刻者雖供應之細無不責備時  
則令已遷而丞方逝獨能身任其事而克當其  
心宦父思歸又以出仕本為養母母今年高當

致仕以待其終遂以情白之巡察張公不允又  
以王巡察公素悅已者所請必不左也而士民  
千餘人入院願暫借吾慈父母王以輿情勉留  
固請竟許之啓行日士民送至化龍池遮擁馬  
不能前哭聲遠聞二十餘里詳見去思碑記抵  
家無幾繼母以疾終正寢俸貲僅足了塋事而  
子女婚嫁禮不能豐自惟明農課子優游郭西  
希周亭每月一次入城與相知會畢即歸自謂  
半村半郭人也衆第以食口多而薪煙便也由

宅讓其沃美者自擇一小居田不及百畝有惜  
之者曰君子孫日蕃以此遺之何足以供日用  
登仕君微哂而漫應之曰吾年老矣子孫雖蕃  
然皆尚幼誰與管理務廣地者荒但得免寒餓  
足矣而讀書事則甚留心夜必與其子同坐二  
鼓方休每令之早起趁清明好為記誦講解諸  
子有名邑庠者有薦鄉書者有勤農事者不惟  
家計裕而家聲亦大振矣凡文士莫不延接評  
其所作如陳其蘊及戴潮梗既四劉子皆識於未

中舉之前而陳乃鮮元其有文名達人如雙石  
菴亞卿月林丘諫議白川劉憲副久與之締交  
談文為通家與鄉人處以禮讓相先勤誠相勉  
人皆化之郭西可稱仁孝里不蓄私橐惟急官  
租周貧濟困極其力猶自以為不足同井患難  
之家殊方孤寒之士尤其所軫念者親識事無  
大小就之質疑無不各得其當且如所逆料而  
聯恩睦族足慰宗祖之心於九泉之下莖前置  
地五十畝以供祭奠以助婚喪出入與衆第不

相離壽辰必具禮令子孫羅拜庭下會食必半夜會飲必半酣見者以為三兄弟可稱三益可謂二難平生與人作好事無德色雖攻人之過婉曲開導而人無怨言縣尹張龍池嘗語人曰百里之內有賢人如登仕孫君足當之矣離陽往苒三十餘年距鄒往返三千餘里而問遺每歲四五次不絕如析麓衛縣令及泉王司徒西谷李方伯或親拜其第或遣候其安而禮儀有浮於常情之外者可見其得人之深矣未病之

旬日前猶能拜新官於公所而吊故友於隣封  
雖感傷寒神色不亂不自意其不起雖所親皆  
以為可藥也已而病勢轉劇子養朴方取入湖  
南書院孫標省大司馬舅氏於邊方恐恐然不  
獲相見忽報子孫繼至矣起坐牀褥喜而少瘳  
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巳刻告終年則嘉靖四  
十又二壽則七十又八悵其子之鄉試會試然  
試而高捷有時君往則歸而無時矣病而問者  
踵接門戶吊而哭者聲徹庭衢轉索是文者乃



姻親楊以德狀其行者則其第四子養默也狀能詳且文其事所以在舉行有聲并其兄養朴日後可唾手取功名云登仕君不惟兄弟多而姊妹亦多姊一適典膳張克仁妹三一適李諫章一適張諾一適舉人劉戡皆同邑人也子五曰養晦監生娶御史楊公盈女即其摠友也曰養吾娶新城訓導于松女曰養朴庠生娶知縣張松文繼長山省孫王得女又繼商河叅議賈公樞女曰養默舉人娶長山戶部尚書李公士

翱女繼吾章張軒女曰養永 衡府典寶娶庠  
生劉瀾女女一適齊東方伯馬公龍孫省祭豸  
孫男二曰楷庠生娶庠生賈啓潛女繼 德府  
儀賓耿本鑑女養吾出也曰標庠生娶監生韓  
瀾女繼武功中衛千戶劉淑女養晦出也孫女  
二出自養晦者適齊東長史王公一鳴子暘  
德府奉祀正出自養永者尚幼曾孫男一出楷  
名梁聘庠生王之士女凡不別具者皆其同邑  
人也銘曰在縣能得民居家善教子非有兼才

者孰能若此見者榮其生聞者哀其死非有實  
德者孰能若此享年幾八十致政踰三紀識者  
猶以為宜不止此而竟止於此天將昌大其後  
使為善者有所效法乎此耶

南冶馬義士合葬墓誌銘

予讀書至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之說未嘗不廢  
書而嘆曰嗟乎既謂之降似有主宰於其間即  
人善惡推而致之以為報也然有不盡然者因  
而疑之及讀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說蓋

與書意互相發明而善當加勉惡當知戒矣吾  
鄉惡獲惡報者固多有之若南冶馬居士天之  
報善尤為昭著在人耳目者也居士姓馬名廣以其  
天性樂施人因字以濟周祖居大冶人又稱為  
南冶居士道其實也彼先棗強縣人元末毛貴  
田豐之亂章城殘破斷絕人煙乃遷補閔廂圖  
籍傳至父龍心古而貌有威鄉邦利賴之者多  
而且父娶金氏以成化丙午二月二日生居士  
外朴木而中條理幼勇決而長退謙以務農遂

大其家以不欺取信於友喜濟困窮據情禮須  
自族人始乃捐財為義社族凡下戶四十餘人  
馬價徭銀俱為之代輸不煩官吏催督而他姓  
之貧者依之如涸魚得水而夜蟲趨火善制藥  
性多識藥名以之應病無弗愈者遠近求索隨  
宜與之藥雖貴重者曾無吝色亦無倦心嘗隨  
衆放息不規規責利或有并其原物不還者因  
二子讀書長進遂同借貸文契付之於火約有  
五六百金二子小試迭首諸生而鄉試顧屢次

見遺長子既聞是秋擬在錄中而又孤衆望後雖有成不惟父不見而母亦不克見矣次既同曾中禮魁及填榜迷失其卷後傳之荏平見者以爲雖解首亦可也然皆從予遊知之真而言之切非以私意厚其門人也居士愛接文人酷嗜莖書而詩曲朗誦長不輟於口能馳馬試劍尤精射法膽畧又足以將之正德辛未冬流賊張興張旺等三千人屯駐步村鎮分掠各村坊忽有七十餘騎直抵大冶居士執弓搭矢相距

二百步圍聚家丁保護一村人衆又見逃避者  
斷絕其後遂躍馬橫衝賊皆驚散而後至者亦  
得保護如前嘉靖丙午春萊蕪巨寇吉闕等二  
十四人白晝搶劫亦在步村居士聞而欲攻之  
子弟輩苦勸以爲非切膚之災而卧榻之急也  
況敢此時遠來必非小可者又風捲塵土兩度  
旋繞樓居馬鳴更非吉兆居士獨挺身奮然曰  
一方死在目前非吾無與救者年今六十有一  
脫有不測亦不爲夫乃以次子守家長子爲應

躬率精勇至鎮寇遣所部迎敵一箭射其兵而落其帽迎者逸而首者懼矣夾攻愈力寇乃悉衆抵拒不能當有逃者有門側暗伺者居士鞭其馬突而過之廻顧始知有伏箭去正中其目大勢潰亂無有敢反戈者居士又出大言以震之一縱一殺止逃一崔倫餘悉肝腦塗地矣次年更有楊龍楊虎兩兄弟誓衆二十餘人亦以晝劫隣村范思升家居士乃太息曰焚戮如此地方其何以堪已有敕院者居士又從而助之



二楊俱死刃下滾其石如流星未死者各帶傷  
迹歸血跡有三四十里自是絕警者十七八年  
祭法有言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居士者固當祀  
於社矣雖為吏而簿書未嘗經於目既而棄去  
亦不願以冠帶榮其身然鄉閭止呼為善人馬  
居士殊不知其曾為吏也予幼子死吊而哭之  
盡哀清明節遍歷劉縣尹劉照磨及馬思賢家  
祭奠不令其家知之真乃君子之行而長者之  
風故其卒而塋也攀靈輿而號泣者男女長幼

不可數計惟云善人不復生矣病誰與醫貧誰與濟患難誰與扶持卒在嘉靖庚申九月二十六日薨即是年十月初七日享年七十五配金氏歷下全之女宦族也性溫柔而言不妄發德和順而事不擅專教子有方治家有法事舅姑盡孝待戚屬以恩姑以癱瘓手不能伸足不能步而口不能言金氏獨能會其意而得其安或送冰火亦必以身親之一見寒餓求乞者解衣推食曾不遲難居士尚儉則助之以屏去紛華

識者以為有孟德耀之風居士不為苟合苟得則助之以取予過慎識者以為樂羊妻不拾遺之介居士喜交遊則助之以飲膳供具識者又以為有梅聖俞謝氏妻之勤今嘉靖甲子方為之奉賀八十高壽舊疾陡作乃於十月十四日卒慶者在戶吊者在途可哀也已合塋在次月初六日時急不及從容為文既閑又哀猶未定不能具狀因據素所見聞作此以如其請若云盡情而悉其實則未也疾行無善跡况學步

耶耶者乎子二人長既閑庠生娶法氏次既同  
庠生先父母卒娶賽氏女二人長適陳漢相次  
適金汝兼府庠生孫男四人蕃如庠生躍如翼  
如庠生自如六孫女一適王過化一適丘珍餘  
尚幼重孫男一人多慶重孫女二人亦尚幼生  
享太平之福沒勤疎戚之思多富多壽多男子  
作善降祥其理信不誣矣銘曰禦寇而保其鄉  
無乃血氣之剛歟施藥而傾其囊是亦醫師之  
良歟或示弱而深藏或遇事而敢當獨能兼南

北之長歟使其早遊上庠而得尚乎中行將不  
為矯哉君子之強歟夫妻壽康而孫子繁昌真  
所謂作善降之百祥歟惠首宗祊而漸及於四  
方此以沒世而人不志歟

中憲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誌銘  
昔予在太常奉職無狀詔許歸田庠士數十  
人相約拜臨中有身臞而長面白而澤秋水凝  
神而清氣徹骨者去後問之人知是明水鎮康  
秀才也有稱其讀書勤勵文筆順暢者以是文

而無是貌可立取黃甲而不久滯青衫繼會脉  
泉李公稱之亦復如此以其爲姑表兄弟知之  
尤切耳嘉靖癸卯果舉於鄉連第進士授戶部主事會倉餉  
邊及督湖廣糧儲三差各稱其任乃委權濟墅  
關稅屢司錢穀絲毫無染有李府判者欲與之  
抗禮不許遂以嚴刑逼從吏索其瑕垢不可得  
始甘心執禮如常規超陞郎中監會大同邊糧  
自多事後邊軍志驕稍不如意即挺戈呼噪君  
善調度芻糧不乏德威又足以懾服其心雖督

府亦稱其能而賴其助居三年出知太原府值汾河水溢壞其城一角君首至即周視舊堤高而且薄嘆曰無怪其然矣夫堤高則水深薄則壞易於是培其厚而損其高水患由此可免矣有兄弟相訟者視其人年已垂白因謂之曰吾德政不足使風俗之偷一至於此汝二人同躋高壽人所難得朝夕亟亟歡讌猶以為晚乃以刀錐之利起爭端不已姑置其罪待為吾脩訖學官定奪月餘不見問曰訟事其終求直乎兄

弟相抱而泣曰非賢明父母竟於不悟願已其  
辭從今友愛如少年時蓋脩學有所觀化又事  
多商議從而各復初心是亦教誨之道也附郭  
繁難前守雖夜以繼日政務猶自堆積君則剖  
決隨其敏性使事本以誠心是以不煩不擾而  
上下相安甲寅重五日父誕辰也自任所遣僕  
以水履上壽遣者報稱父病即以明醫馳視問  
使往來相屬傳知父病勢急即夜從兩騎出城  
凍雨昏迷徒步過黃泥坂至一小村對土竈燃



牛糞燎濕衣鷄鳴促行途遇父訃音墮馬移時  
復蘇悲號若不欲生從者亦皆掩淚不能仰視  
遂廻見巡按御史御史言叅本已上矣君泣且  
拜曰若得見父生面罷官何恨奈命苦不能相  
及御史勸容差人馬上飛往止其叅歸而如禮  
葬終制滿補任保定府銜路以送迎為難大郡  
而責望者衆君處其間不失禮不廢事而分外  
有求者一切弗應都御史以諧言怒其吏而  
意在於君君即上致仕文書都御史旋悟而慰

之曰康守一至百廢俱興地方方賴保障何言  
棄去也六月構疾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官僚佐  
哭於堂士民哭於巷凶聞一東親友皆哭於其  
鄉壽甫四十歲次戊午而登第十五自試政  
守制外實在官不過十年耳差畢過家所親疑  
其行篋為珍奇也君潛聞之乃假言梅雨恐洩  
濫篋中物發之盡是畱書人以是稱其廉君性  
行溫雅處事周詳友其兄而愛其弟兄弟皆俊  
才而君更出色雖若和易可親而實鯁介不可

奪惟其不可奪所以知其足大有為惜未究其  
用云葬在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鎮西南祖塋  
之次君諱迪吉字道來號石川父濟民封承德  
郎戶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祖鉞曾祖樂原  
以棗強遷補為章人妻寧氏封安人子三長大  
壯庠生娶給事中後峯劉祿女次大田聘庠生  
尹自行女又次太猷聘省祭張珩女女二長許  
聘楊全福次許予弟子春塢銘曰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才足以有為也而竟不遂其為

究其所以母乃命為之耶然而其具在我亦曾有所施矣奚必大有所為而後謂之為耶

南京戶部主事夾谷孫君墓誌銘

嗚乎予與孫君為友將四十年矣一別十年而會只有數日不月餘即聞變故且信且疑之疑者以其壽不止此追憶其氣色則又信之矣既而幼子者來道其父疾已愈因其二子考試不遂恚怒激發原疾乃至不起前此父罹幽辱無恙也今以小事稍拂其意遽至於是其命也夫

諸子拜轉門館程賓即予門人也持狄生景祥  
所述事狀來乞誌銘會日孫君亦曾以此為托  
予佯許之以為且無事乎此也今果然矣但以  
塋期逼近或不及刻石先以木刻傳送親友待  
石成啓土數尺入之世多以誌石置之棺側非  
古也狀甚簡略不能詳其在官事予雖兩過其  
治所一則履任未久一則去任年深無由得其  
實蹟只聞土人稱其赫赫之政而已君亦未嘗  
矜炫向人言之以至泯沒可惜也君姓孫名光

輝字華國號夾谷淄川公孫庄人曾祖海祖山  
父鑑封文林郎南陽府推官嫡母周氏生母張  
氏俱封孺人娶張氏繼周氏俱贈封孺人兄弟  
八人君為長子十二人旦旻晃易星昴晟早昇  
炁昊昇皆其名也俱讀書有多半可望其成者  
孫三人子有幼尚未娶者將來孫多可知兄弟  
子孫多而生平遭厄官祿不昌豐於此而嗇於  
彼亦天道盈虛之數也君生有奇資幼年即志  
高而氣不可下說者以為山氣多男生男多賴

云初為府學生改告縣庠府縣士所作時文鮮有當其意者聞予有虛名不憚百里之勞携所讀書并牕課來就正焉予見其豪宕有餘而雅細不足也為之指點改竄不少假借君已有將變之機是以聞言即悟如融春冰而出雲日不數月有過人者予始則愛之久則畏之君則不敢自居未嘗不以兄長事予而服其精也遂相與窮覽載籍上下古今君學日宏博而予亦因之長進矣同舉戊子鄉試而君名在第六同舉

己丑進士以其對策過直抑居三甲考選庶吉士而名在第一鄉試原自解首移下庶吉士以內閣爭寵棄而不用選授真定府推官府乃南北通衢當燕趙之郊雄於河朔有任俠習獷之風地廣訟繁非有才者不能勝其任君性素嚴任其性以嚴治之初若不堪久而服其無私知其能斷闔府止畏一孫推不知更有他吏也有巨寇聚衆難平撫按自相計議非孫推不可使遂以甘言勵之毅然前往覆其巢穴執其魁渠



以歸已而後悔且懼無非好功名之心驅之耳  
以風飛雷厲之才而了積牘民有居不再食行  
不解擔之稱用神道設教之術以決疑獄民更  
有晝斷陽而夜斷陰之謠識者以為署府如蘇  
頌之推南都雪冤如錢若水之推同州屢有薦  
章指日徵取矣乃漏言於巡按傳現川曾責一  
縣佐為太宰汪誠齋之親傳素惡其亢且衝路  
聲不知迴避遂改保舉而為糾彈將以報私憤  
而快汪意也太守喻月梧陽善而陰惡之又攬

峻於其間因以才力不及改調南陽雖撫臺林石崖  
素愛之終不能救之耳君則大為不平被人讎害  
吏部豈他無名色而顧坐我以此耶或喻之曰他  
名色則冷去其官此則尚留根蒂若題奏添一行  
事太過相對才力不及君將心服之矣南陽地稱  
陸海人重詩書敦朴尚農猶有先王遺俗君以知  
警而稍從寬比之他人似覺猶嚴民以聞其前政  
不敢輕犯是以易得其情鄉大夫稱其屬如曉霜明  
如秋月其所不悅者則直謂其過刻云終歲隨兩院

審刑兩院獨倚重之值歲荒請於當道發粟賑濟  
人皆多其活民之功不以為侵守之職甲午河南  
鄉試君名雖對讀而卷由檢取錄文半出其筆  
以巡樓蔡汝濱托之專耳考滿因有後薦乃得  
封贈亦予有以贊成之推陞南京戶部江西司  
主事其僚有田同知者素不相能造謗於鄖陽  
巡撫王兩洲處撫拾細故劾之已立案不行矣  
不知渭厓霍公何所見聞於拜封部印之後除  
夕覆疏廻籍聽勘至家拜見父母殊無愠色前

歆不之南陽父母堅不肯許今又幸歷一任得  
陞京職有俸貲可供甘旨兼贍弟族日後雖勸  
明亦不復出矣因買山作終焉計鑿石為洞以  
祀先師孔子及古來佐命之臣聚集典籍誦讀  
其中不知歲時之代謝不問塵世之是非有來  
學者則却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吾仕不能及人  
今方退而修己何以教人為字畫麤鯁文勢雄  
奇類其為人至於篤恩義正倫理肅閭閻睦鄉

間喪祭一遵古儀錢穀不假人手則又似乎細人也顏神鎮惡少作亂獨不敢近其居雖七朝已隱成文之霧而萬里思乘破浪之風心熱興發屢以邊事上疏干進又作青詞數十卷將用之矣乃為執政大臣所阻獻策有賈誼之狂請纓抱終童之志世無德操之冰鑑安識人才更無王世充之獨明孰稱其為龍蛇不測太拘泥於繩墨法度之中更無索取於驪黃牝牡之外者矣感蔣少濟曾薦已也特過其家稱謝蔣因

語所知曰吾在道薦人多矣自閒居無一通問者惟此子不憚隔縣過存可謂以厚為道者矣偶被群小構害君亦具訴狀不允跪於路中所司乃允之翻繫獄十年不容見一面對一辭相知者多落井下石予獨悲其誣枉極力伸救以為不須作人情祇取其前後招詳虛心一閱自見源流既非傷敗羣倫又無真正人命家已破而病已沉問者推調而詬者吠騰一好秀才犯事人猶憐之况進士而嘗京職耶當年名望亦

頗不小命順則如玉如金運去則為鬼為蜮禍  
急偏執是其病也然猶君子路上人也所謂惡  
不如是誰復衆惡加察哉事將白而上官遷代  
不常日久不得歸結及鮑思菴巡撫山東處事  
明決非私厚其同年因予備知其負屈即寬其  
事出獄矣惡者又從而收之予乃再為一書達  
之鮑公曰蒙俯念幸得登岸矣然乃迴頭之岸  
也苦海尚爾無邊恐節鉞行後又復更端蓋其  
事半由撫院半由巡院云耳鮑公一力作主事

小白甫一年事大白將三月而君在家告終矣  
既免客死又不在獄中亦不幸中之幸也鮑公  
稱予費盡心力自許不避嫌疑予不負友而鮑  
亦非廢法矣忽一日命家人治壙夾谷山中更  
名曰吳字吾呂而號太丘無乃病久憤亂或有  
先見歟生於弘治甲子二月初三日卒在嘉靖  
乙丑十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二塋即是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銘曰天吳海若遷客以為怪而土  
著者視之則以為常草烏巴戟庸醫懼其毒而



善醫者和之以成其良君之志不可奪而氣不  
可降稜角峭厲操履剛方此俗目之所駭而法  
眼獨取其長名曾登於國塋不出其鄉從治命  
則題以夾谷傲吏華國之墓若從病語又將書  
之曰太丘山人吾呂之藏

雲峯王處士墓誌銘

按有德而隱曰處無位而文曰士若王雲峯者  
足當之因題其誌銘曰王處士云乙丑元旦節  
處士親自來拜次年病不能來遣其子孫重孫

二十人代拜兼他有拜者總之堂中幾不能容予因喜而且懼曰厥後太蕃者厥壽必不太高蓋造物忌盈乘除之數每每如此然其善足延壽不但蕃後而已况其壽又已高從此益延之而無窮林下有此老友相與優遊作樂事亦晚景轉行好運也忽有報其作古人者予則重有感於今之人豈復有知心如處士者乎遂往弔而哭之薄設以祭之嘗再三拜手委以傳遠之文今言猶在耳豈可負其生前之托耶據其次

子烈狀述其先世原冀州棗強縣人遠祖名柰  
始徙於章之桑家庄四世祖紳仕為江西樂平  
知縣紳生墟墟生銘銘生祿祿娶張氏是生處  
士心歆明白閒靜如雲因自號雲峯方在襁抱  
喪父母性素嚴因守孀尤嚴見處士可讀書又  
好讀也遣之從學於堂叔秀才名九臯者九臯  
獨稱許之不知者以為私其一家也年纔十一  
知行文矣以家貧不能供給遂廢學廢者幾業  
也博綜群書而詩詞口誦如流且練達事體飽

諸世情稟賦雖剛直而克養以和平人有過必面折之有難必身救之一指揮使緣事日久苦無以為上下費乃揭社中錢助之指揮問其姓名不告而去相聞者將起訟獄賴其苦口勸戒而罷者多不可枚舉尊母命與兄子析居器物田產讓其美盛者平日所以事兄者稍亞於父耳兄名隆亦克家之子友弟之人也宜其身後報之者自不容已國制有申明亭老人必選公正廉能者以佐縣政之不及後漸輕而人不

樂居且以爲苦後左山趙尹獨重其事首選及  
處士堅辭不可得遂毅然任之事事悉當縣主  
之意而允服縣人之心有牧王府子粒內使見  
趙尹不以禮怒而欲陳告撫按夫馬備而將行  
在官人無敢阻之者處士乃遮路宣言彼不讀  
書之人何足與較況失禮亦未太甚勝之亦不  
足爲武趙尹悟曰火性偶發非爾則以小事而  
或構大釁矣將審均徭驛傳此合縣大事重差  
也趙托處士最專處士言非一人耳目所能辦

但嚴其法虛其心責成里老十排及公直人不才從而少助之不惟避嫌兼得集事已而高下損益各得其平審出者無復有後言旁聞者服其有先見矣趙往往對衆稱其才曰以老人而能處縣事如家事使其為官必能急公事而忘私事矣邑之前輩有自老人而為縣尹副使如張得名徐景初者非爾類耶惜不逢時耳上官行縣偶問縣政何如有以官甚好應之者上官又問何以徵其好應者以錢糧完而不責罰一

人上官疑其素日酷暴應者不能復措一辭處  
士在後聲其征賦有法納戶有等是以不勞餘  
力而錢糧易完上官喜趙為民牧之良而人美  
處士善倉卒之對母壽八十士夫親友各有詩  
文詞賦稱賀迺遷十餘日不絕可見其孝行及  
鄉行矣母卒執禮如禮家之世習禮者年已長  
矣哀痛如赤子之失其母而母在日之待處士  
亦如赤子不少貸呵責故處士徃徃夜夢其母  
斥譴醒則悲泣數日無笑顏宴客款曲赴飲留

連凡百有深情而二事尤足見之有恩於人無  
德色有累於已無怨言嘗云吾若有田千頃錢  
萬貫可使親舊無貧乏龍谿喬僉憲黟山夏二  
守西野東村袁謝二鄉老雙溪北濱松澗秦峯  
楊劉姜陳四縣尹及予為詞會數年而處士乃  
社中之善作能識者也雖歷下進士谷少岱亦  
慕名赴會前此繡江劉太守脉泉李方伯皆重  
其人而禮敬之今少溪謝亞卿後峯劉司諫則  
以親知而締交非一日矣然皆往事述之特詳



以見其重於縉紳因而知其作人不苟云正德  
戊寅大水為災處士在城慮其母居田舍或不  
安浮水而往即得足疾兼肺疾足疾三年方愈  
肺疾纏綿終其身小發則嗽大發則喘小愈則  
嬉於門大愈則遊於邑其好動半生若此自去  
歲七月二日或作或輟以至不可救藥未卒之  
三日前予嘗往候之憂其不久人世歎再候無  
及矣處士亦歎與予有言不能得以今度之得  
非相交者虧負我耶看庄者蒙蔽我耶或以其

子孫付托我耶要之不出乎此既已知其然矣  
必不孤其望也疾勢雖急而處之以從容謂其  
子若孫等曰此後務農者勤於耕讀書者勤於  
學應賦役者克謹公事為婦女者勿起私爭吾  
目瞑矣又曰曾言視死如歸臨時自難割捨及  
着内外衣服整冠納履復嘆曰天下之事畢矣  
更無一言氣微而絕子妻李氏謨娶沙氏烈娶沈  
氏庠生即予門人學業可拓其家蒸娶馬繼木  
默娶逮點娶劉然亦娶劉皆良家及庠生也孫

男十一謨子一曰朝娶霍氏烈子五曰可娶李氏曰似亦娶李氏曰才娶甯氏曰善聘張氏曰有聘安氏庠生省祭皆其婦父也默子一曰遷娶楊氏點子一曰宣聘楊氏然子三曰封聘張氏曰德亦聘張氏曰敬聘還氏良家及藩吏則其所聘之女父也孫女五曾孫男二曰於周曰於晉曾孫女二俱尚幼不必詳其所聘及所許聘也銘曰君字士登階則其名弘治壬子厥維始生嘉靖丙寅七十五齡二月念五卒於中庭

十月十三塋於佳城邑西是其村村東是其塋  
村堂以祀其主塋窆以藏其形歆考其真詳事  
行請先觀斯誌歆考其生死名姓又必觀斯銘

對荊孫照磨墓誌銘

照磨孫對荊者狷介人也重然諾輕貨財寡交  
遊勤誦讀居常閉戶出而學舍之外無他往識  
者喜其真誠不知者則謂之迂遠少年貌美如  
玉凡見者皆愛之既長志堅如石雖踈者亦敬  
之初進學歲考猶在未成材之列即為督學公

所取後書熟文高屢試屢前然不獲中鄉舉命  
也未四十而早貢踰六十而後選選又不稱其  
意吾鄉貢士有應部考前列者往往不能得莫  
非命也君授嘉興府照磨人多惜之乃謙言性  
僻才短若秩尊而繁實非所宜上任即為蘇府  
守所倚信三司兩院知其慈祥屢委署縣恐其  
黥染輒以疾辭既而部白糧上京以疾暫告調  
理兼得省母乃真疾也抵家疾日甚肌日削氣  
奄奄日微每會即憂之將歆與子有所訴托邀

致復一見面往則勢急不能相見矣平生思其  
父孝其母友其弟養其繼母無異所生其關係  
人倫大節有如此在趙尹及張方伯處訓其子  
弟惟其言是聽而未嘗干一事寓浙日桐鄉曾  
知縣恃其進士用刑嚴刻實未嘗有贓私吏民  
不堪造謗聞於巡撫收獄將罪而斥之矣密遣  
君訪問君假以催糧入其境居數日無所得歸  
白巡撫竟釋之民有兄死無子而弟欲據其田  
產者事屬君斷理君即數之曰爾嫂守節奈何

強奪其有待嫂終方許為業遂杖其人而示法  
於衆一郡多之二事似非愿慙者所能而君為  
之亦可怪也城東十里有田二十畝乃治一園  
結一樓蒔花種樹每春雨旣晴秋風初動遊玩  
之餘則督耕省稼歲時伏臘有所資據其生平  
非尚清雅問生產者而在野則又如是不曾與  
之同徃者言之必不信也身後友有問其家人  
糴事作何歸結家言各已上納頷得廻関不然  
則死不瞑目矣其過謹太謙人不可及其所享

及乏嗣翻不及人何也然以正途發身賢名溢  
耳其為人所不可及者亦多矣君諱進字希止  
號對荆以荆山當其塋與村也曾祖景原祖勝  
父聰母劉氏原濟南人遷于章今六世矣君娶  
張氏繼郝氏女一嫁主簿張應宿子大朴先卒  
君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初九日卒於嘉靖丙寅  
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六十三塋以是年 月  
日予之為斯文也不待其求亦有求而不應  
者可文則文何用求為文後系之以銘曰蓄



善種而養心田享遐齡而本夙緣有賢名以遠  
其傳有良嗣以承其先是為人生之全君何為  
獨得其偏其尤長者其猶乎其微短者其年乎  
其有名者其賢乎其無後者其天乎

淑媛弭氏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二十日淑媛弭氏卒卜以閏十  
月初七日將葬於城南三里鳳凰原庠士謝惟  
馨名庭蘭者其丈也率諸子同詣予寓出其長  
子孔業所述淑媛行實拜且泣曰凡為夫者莫

不願久存其妻為子者莫不願久存其母然非  
名筆則懸棺之石徒存而不可久傳與無字碑  
等耳敬將亞卿少溪叔父之命敢以誌銘相况  
予聞先王之世女婦賢行有女史執彤管紀載  
其事此職既廢而內美不著久矣予與少溪為  
同年兼且結婚姻惟馨又從學於予以文塞請  
義不可辭但以文為戒志未能遂不得已竊效  
史筆為之誌曰淑媛弭姓祖貫章城人也父諱  
宦以登仕郎謝政旋家母王尋卒於家繼者沈

母也以其聰穎鞠之不啻若自其身出時嘗誇  
於所親曰此良女將來必偶佳士及笄父以謝  
族茂而謝子才也許其納幣而委禽焉姑意以  
其幼而喪母失庇特憐愛之見其柔婉溫莊笑  
言遲重舉止有度瞻視無迴憐愛有加不獨以  
其失庇而已知其年雖少而力有餘悉以家政  
授之淑媛乃縫紉浣漱烹飪織染各有條理馭  
臧獲有恩嚴族鄰有禮見貧乏有賑應假借取  
與者必稟命而不敢私上有祖姑太淑人年已

衰老中有叔氏并小姑俱在襁褓食飲衣履窮日之力或有不足乃燃燈續明不以為勞及叔姑漸長而子女又方幼弱勤勞殆無間歇期矣有新畧菜必先奉其舅引禮南岡翁及其姑冠太君不然不惟不敢入口且不敢觸手也姑患瘰癧乃同惟馨檢方調藥朝夕在側寒暑不移久而瘡愈姑謂兒婦孝感所致叔媛則以為瘡乃不孝所致愈則姑之陰德也愚婦何功之有性不喜美食華衣但求充口蔽體足矣素不善

書筭而心中自有籌畫出納之頃寸絲勺粟不差雖末務瑣營經歷歲月惟馨時或有問應客如響兒輩不忍其勤苦勸以稍休息者則諭之曰人生孰不好逸惡勞吾非性與人殊但念家世宦族也虛負殷厚之名不如是豈為保業持盈之道居嘗謂惟馨曰吾家賴以為生者不過讀與耕耳君於讀書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勸戒勤惰以望有秋以辦兩稅之需以贍一家之養諸子侍食案上或遺一粒片肉必命取食之所

謂福湏如此愛惜也處妯娌以和間有拂其意者惟曲為隱忍不以形諸面顏孔脩丰姿秀美縣大夫舉應尚主之選淑媛以福忌太盈復驟有此殊榮非所望也時已上京事將諧矣以書力止之大宗伯三渠王公題請欽賜儒學生乃再拜祝曰以幼童而即蒙恩命涯分足矣少溪在部為少司馬急呼惟馨來與其門下高士會文惟馨以堂上有老親或缺甘旨之奉膝下有幼子或弛教訓之方淑媛則以叔翁厚

意欲其速成百凡勿慮請以身任之後果學業  
大進歸後患癰毒淑媛事之猶其事姑病癰之  
法癰痊試得廩生是雖少溪之善教亦以淑媛  
有內助云孔業能讀書善為文但時時多病淑  
媛歆其援例暫輟學節勞父意以其可進取科  
第此舉當及孔脩淑媛言尤憐季子者世俗常  
情是必先其長者於禮為得果有志向上亦不  
相妨父然其言孔業遂進為國子生淑媛平素  
無病今夏忽爾遠和醫藥巫卜不效以至長徃

不延年止四十七孔子論坤之承天曰應地無  
疆謂其柔順利貞也淑媛之承其夫若有得坤  
道之順而不得遐齡之享無乃數不可逃而天  
不可問耶然舅姑全而子孫盛太婦三十餘年  
未嘗有一言相戾襲厚福而著賢名是又不可  
不謂之數未嘗不得乎天也子三孔業娶檢校  
宋瓊林女孔脩娶庠生袁似穀女繼驛丞遂甲  
女女一適推官張大儒子海籌先卒孫男一名  
爵孔脩出孫女二曰慶雲孔業出曰祥雲孔脩



出許聘監生審邦倫子汝芹古人以識其行藏而謹其始終謂之誌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夫旣誌而識之矣乃復銘而名之曰惠慈之德家室之宜親疎仰賴遠邇聞知八極之表魂無不之三里之墟魄藏於斯一日之間與夫相離百年之後與夫相隨年幾知命歿有遺思所不忍者上未能終舅姑之養而下貽無窮孫子之悲

儒林郎代州同知悔菴張君墓誌銘

邑人張君少先大夫十四歲長予十六歲先大夫忘年稱其為小友予則上交稱其為老友同會者幾十人相會者踰十年每會推予作首惟拜刺予則以晚生自居而君輒不自安苦勸易之迄不敢從今君長逝而予年漸長闔邑更無可投刺晚生者矣君姓張名師雍字從簡以犯諱更字公度時方少年賀之者即有數百人號悔菴以卜地得蘆山無號蘆山其世系阡壠已具予所著遷塋記中矣此不必詳及鄉人稱殷

富以張氏居最稱善良亦如之君以未冠而入  
縣學既冠而遊國學雖云例貢行持不讓舉行  
縣正佐凡有慶吊事常率衆成禮而親知禮尤  
不敢廢以是親知重之縣正佐稱之性好賓客  
賢內徐氏善造酒食有以投其所好而助其不  
及又為之蕃育子孫整理家政不但幕酒漿精  
五飯而已卒在君懸車之年再娶王氏亦庶乎  
能繼緒餘者矣君以輕財奢費家事漸不如前  
而豪氣終不可下至謁選日田產如舊而囊篋

將蕭索矣部試卷佳更形軀偉壯面白而潤鬚  
黑而長拘於資格除授伏州同知部堂司屬俱  
惜之勢不能破例取作部元同輩仰視之以為  
難得至州輔其長以有為處其僚而無失職司  
錢穀立完數十年逋賦以征之有善法而動之  
以良心不專刑逼自然上納之恐後矣王巡撫  
獨稱其才他上司悉知其名姓而更嘉其操守  
小委無日無之大委無月無之如修墩臺查軍  
器各得其當下至為崔都尉建立坊牌亦必待

君舉行於民一事無擾一錢不科竟以直同官  
過失連累即棄職而歸友有勸其當辯復者君  
自以興闢不願為官非有人逐之也邑第在街  
市之東而村在藤花溝之上日惟治田桑蒔果  
菜以輸公租以糊家口而嗜酒終其身年已八  
十矣因慶生辰與衆客交飲客有不盡嚼者不  
拘寒熱即取而代飲之次年酒興愈豪晨起將  
往拜新縣大夫忽病作昏沉痰在喉中不得出  
聲急促如雷醫者問者咸以為多飲致然犯五

不可救延至第三日氣湧而絕惜之者猶以爲  
祿不稱德年雖長而疾太驟然享用之厚德行  
之優子孫之盛名譽之隆壽則又千百人中僅  
一見者羨之可也何以惜爲子長承基娶聶氏  
生二子一名治業一小名志子一女嫁逯璣仲  
承光先卒娶仇氏生一子治本娶聶氏名小秋  
及伴姑則其孫男孫女云叔承穀娶劉氏二子  
二女子一名治維一名治安女適王孔業幼者  
許聘劉汝器季承裕娶韓氏生子一小名小生

女二秀才董正言吏劉闌則其二婿之名也總  
之四子二女六孫男三孫女而重孫男孫女各  
一人皆出徐氏王氏長而無所出銘曰生年成  
化丙午歿年嘉靖丙寅生日子月壬子歿日丑  
月丙申生而逢乎治世歿而返其天真出則佐  
郡之循吏處則耕野之良民葬在來歲之春地  
與蘆山相隣其明則為全人而幽則為靈神官  
雖屈而後大伸身雖往而跡不塵者乎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杏里王公合

葬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十八日杏里王公卒隆慶戊辰  
月 日杏里王公葬其卒也未得面與之  
訣其葬也預已心許之文二子應諤應詩一日  
持公世行大畧致止予庭拜索誌銘焉以首觸  
地泣曰先人生前獨以君文為佳歿後必得君  
文為慰耳疾乃洞漉許久忽于一時不能言若  
有遺囑知必以君文為首囑矣予素感公知愛  
又二子索文懇切乃受其狀而為之文曰公嘗



有言大凡身後之文不必誇張粉飾無官者止  
叙其世系家衆及生死殯葬月日有官者總叙  
發身歷官於前畧取重大事實點綴於後足矣  
今體公之意雖欲詳不得也雖欲畧不敢也何  
也公性豁達常不自言其行事事雖多有可取  
何由與知是以不能詳舉其所知盡書之亦不  
敢畧也公姓王諱昂字承晦號杏里杏非杏林  
之杏里非樗里之里雅志願學孔子又東方之  
人也乃杏壇之杏闕里之里耳九歲喪其母慰

安厥考拜送帛賓有非他少年所能及進學為  
橘菴陳提學鎬所取應試為巨區趙提學鶴所  
稱由正德十一年舉人嘉靖二年進士三年四  
月授太常寺博士本年九月丁父憂服闕嘉靖  
六年九月除前職十一月丁繼母憂服闕九年  
八月復除前職十六年五月考選河南道監察  
御史十二年二月河東巡鹽十四年三月真定  
府巡按十六年四月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十  
九年叙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西寧等處兵

備二十一年五月陞其肅行太僕寺卿聞者以  
為屈二十二年十一月改陞四川按察司按察  
使未任次年二月即有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之擢稍協人望二十四年十月轉本司左布政  
使二十八年五月為織造事降浙江布政司左  
叅政三十年四月福建按察司缺按察使同官  
擬必首公報至果然三十一年四月復右布政  
於河南三十三年調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三  
十四年十一月復左布政於湖廣三十六年四

月廷推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三  
十七年閏七月拜南京工部右侍郎因有言者  
即致仕歸大抵守法奉公惟以公責備所屬不  
以法假借於人任情而不徇私情遇事而刻期  
集事未免因而取怨然猶徑行不恤予嘗有詩  
贈之言路雖騰異議仕途自有公評及操北冰  
清等語公得之不忍釋手衆聞之喜將稽首士  
見之稱不絕口云自以進士釋褐及侍郎投簪  
四十四年俱是嘉靖紀元足知大聖人享國

之長若在前古則歷事兩三朝矣初觀政兵部  
未嘗有一日不趨朝升部者大家宰聞其勤取  
選日留作選首得除太常寺博士因大司馬彭  
金西公薦之也遇國恩贈父為博士母太孺  
人妻孺人太常大小職任俱道流止一博士乃  
儒官道不同不相為謀在此既不欲援儒而入  
於老在彼亦不欲推老而附於儒小有失則陷  
之以禍而擠之本寺必盡用其流心始已公為  
之三年善處上下之間道衆竟無所乘其隙隆

慶新政卿用蘭谷鄒應龍少卿用小山張祉皆  
發身甲科昔重道而今崇儒矣在道日會試監  
試場中凜凜畏之主考及禮卿各有棘闈詩公  
首和之大為夏桂洲所許巡河東塩課歲辦額  
銀外多積餘銀十餘萬而除補還先年逋負邊  
餉其不盡者預解邊鎮以備後日之不足不惟  
優於政而亦精於詩矣聞大同兵變選壯年子  
弟習騎射於圃以備應援獲鹿縣有李姓者繼  
母將其夫閉於居室縱火燒死誣其子以殺父

重罪繫獄待決十年餘矣遂一鞠得其情為之  
平反將繼母抵罪定州亦有李姓者父以惡疾自  
經繼母告官以為其子致之問死得公而釋其  
尤可稱者活溺屈男女百餘人則其巡真定時  
事也總督江西糧儲帶徵拖欠料價銀二百五  
十餘萬官不刑民民樂輸官工部悞以為陳郎  
中之功奏陞少卿而公不與焉撫治西寧番漢  
錯居邊境寧謐論者以為區畫有法竟絕外釁  
故薦者有屏翰之才之稱撫按前後保舉二十

三次而美考語不與焉處置寧州均地事尤得其宜復遇國恩贈祖父叅議而母妻俱恭人云在陝給公文有限該吏遲違者定數責焉撥吏農以公通情用私者靳弗與焉納糧銀者自行稱允庫藏官吏弗容近焉出財物有識巧詐侵換者計弗行焉出納羨餘雖少至分釐必登籍呈報焉裁抑太監織造料價銀二十餘萬且不循舊規分派百姓直給官銀以彌侵羨至今每次織造止用銀七萬兩遂為定例當時雖身



致 詔獄謫官其為 國節財省費民困甦而  
遺利多矣甫逮至京原詰奏太監劉清即死亦  
天道也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至嘉興  
見其久無城郭慮有海寇之患遂遣衆抗力修  
之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衆始服其  
先見而頌其訏謨矣在福建修泉州萬安橋專  
委方知府而計度悉出於公獲海寇百人巡按  
欲盡釋之公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拒而  
不聽乃今倭害一如其所逆料矣湖廣麻陽兵

回沿途虜掠良家男婦子女四百餘名口匿之  
舟中公乃下令將行搜檢彼衆懼而遣還之江  
干遂差官訊其鄉貫揭榜招各戚屬頷之及離  
任仍有童稚無知者三十餘尚給廩食於官舍  
以待識認者未至雲南之先土人丁苴白改聚  
衆或間歲或比歲一出溪峒劫掠居民必動官  
兵勦捕互有勝負而士馬物故久不能堪公則  
先揚兵威繼後即行撫諭彼乃悟而率衆歸附  
願作良民因集儒官輯古經傳語成書名曰同

倫類訓給之誦讀南中士庶歆即山中肖公像  
立祠百世祀之公力止之俾建真武廟以殿疆  
域滇南人擬之銅柱云開究盤龍江土田獲灌  
漑之利室廬免滄沒之虞升菴楊慎嘗以四六  
文稱之海口爰通河眉旣又月印清泚五斗之  
泥無濁涇風生漣漪九里之潤邁靈河公以弘  
治辛亥二月十八日生至卒得年七十六古稀  
而更加六可謂壽矣壽而且貴可不謂之難乎  
原自棗強徙章丘爲避金亂高祖興曾祖廸父

頊壽官母姓劉繼母亦劉兄晟旦昱公娶郭氏  
濟陽人仁和縣丞銅之女兵部主事濂之妹懷  
慶訓導洙之姊也孝敬本自天成溫慈亦由女  
訓年十七歸王門繼姑苦以紡績井臼事內眷  
見者頗為不平恭人則以為婦職也雖督之太  
嚴只可耐之而已時或脫簪珥易衣服以助日  
用之不給而粗衣蔬食雖至貴猶然舅姑歿齋  
素必滿三年於諸戚貴賤富貧處之一也平生  
樂施與無私藏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歿於湖廣任所止敝衣數篋無餘物也歸塋於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壽止六十五中  
朝觀風之官既不采婦女歌詠之辭國史之編  
又不紀閨閤幽微之行懿德如恭人非得文以  
聞之後將何以考焉此合墓墓誌在其子不可  
無請而在予不可無作也恭人益生托其夫以  
貴而死托其夫以傳矣子女各二長應謬上林  
苑監署丞娶宋氏濟陽舉人利之女繼任氏亦  
濟陽舊族次應詩監生娶郭氏濟陽叅議時叙

之女繼邢氏廉使義之孫女也長女適同邑舉人燦子韓三畏次適濟陽巡檢蔡子典膳封川孫二應詩出俱幼孫女五應謬出者四長適尚書張舜臣子濟世次許侍郎楊選子幼尚未名俱同邑人其二尚幼應詩出者一適濟陽副使張詔子可親墓在王家寨西南去城六十里許嗚呼公之居官也如寒士服食儉素人不堪其憂公之解官也如窮旅行李蕭條人皆見之喜此得諸傳聞者如此以予交久真知者言之制

行以貞存心以誠處事以平待人以情不亢不  
屈不驕不矜分而觀之衆善兼備難名總而較  
之一清終始不更惟其能清明由是而生譽由  
是而興志由是而行宦由是而成雖已在告世  
猶望其復徵公其古之六卿亦有權衡而今之  
亞卿之負才能者乎銘曰入其墓而懷其德  
惕然嘆其逝戚然羨其貴釋其名而誌其德  
其實而誌其墓傳後將有必然者矣